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歷 代 名 人 書 札

附 續 編

(四)

吳 會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龔鞏祚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齷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悄戚而應之。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悄戚而應之。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誌銘。謹撰上墓表。

王懋竑與喬念堂先生書

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汨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爲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其門庭。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汨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爲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其門庭。

徑路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苦墮落耳。自省十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以自文。思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檢點。此心放逸。決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馭奔馬。如轉磐石。未有足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孽。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過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向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毋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高以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間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此事浮沈一切聽之。此中已無毫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爲地者。略爲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王懋竑與方靈皋書

別違以來。條隸十載。前者曾兩致書。亦不記作何語。其時言語文字之禁甚嚴。大概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頃者吾兄進秩閣學。侍直內廷。閣學者漢之御史大夫。唐之門下省。宋之參知政事。而侍直內廷。則漢之給事中。唐宋之翰林學士也。其位望爲不輕矣。古之君子。若漢汲長孺。蕭太傅。唐魏鄭公。狄梁公。宋文貞公。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所遇之時。所居之職不同。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直節。著於朝廷。垂於史冊。百世而下。聞之者爲之感慕興起。吾兄之所以自待。於諸君子何如也。則今日之謨謀啟沃。爲國家

根本長久之計。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其必有在矣。弟雖疏遠。竊願聞焉。聖天子在上。方將追蹤堯舜。掩迹成康。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想望太平。而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更革。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太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亦爲無用矣。其在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皆迂闊熟爛之言。人人所共知者。而爲治之道。卒不出此。若舍此而別爲高奇之論。廣博之說。俱非所以輔翼盛德。贊勳邅治也。自古大臣格君定國者。必以自治爲本。秦漢而下。有儒者氣象。惟諸葛武侯。其爲政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今之君子。有能使人勤攻吾之闕者乎。有能使人事相違覆。至於十反者乎。欲人君之納諫。必自能納諫。欲人君之求賢。必自能求賢。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以自輔。而一有讒諂諛佞之人。介於其側。則自治已疎。而以格君定國。不亦難乎。此不當爲吾兄言。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不得不以此。朽耄驢愚。無所忌諱。切惟諒之。中朝諸公。弟多在從遊之末。近皆有字通問。而有不敢盡者。抑願以此推言之也。方今延登故老。收召賢俊。凡所建明。已曠然其一變矣。而根本節目之大。尙未能別白言之。至於設施措置之際。亦有未盡符合。而拾遺補缺。裨贊朝廷者。未之或見。欲求宋之劉器之。陳瑩中。鄒志完。諸公。蓋不可得。草茅不知內事。萬一其間。或有造浮言。飾邪說。以眩惑視聽者。葵藿野心。竊爲之私憂過計。而未敢以忘言也。易之夬卦。以五陽決一陰。而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其危如此。姤卦一陰始生。五陽皆不能以自立。君

子小人勝負之幾。大概如此。昔人謂元祐諸君子。但知異己者之爲小人。而不知同己者未必皆君子。此亦千古之炯戒也。弟年齒亦暮。疾痛益侵。耳目昏聩。不與一事。欣逢盛世。自託故交。傾瀝言之。不覺累幅。望勿以示人。其有未當。願賜還答。天氣嚴寒。惟道體爲時自重。

鍾淵映答李武曾書

武曾足下。今春足下過我。值僕委頓牀第間。氣息惓然。門者以病之亟也。弗爲通。足下不棄。貽書見誨。所以慎疾者具備。何足下愛僕者深。而急之不啻己若也。獨謂僕之病。由言語不節。與窮覽書史所致。則足下所聞者似矣。而非其本也。僕自幼羸弱。藥石與俱。終歲之間。病常六七。雖復無恙。以逮於壯。而支體侵削。腰僅逾握。僕之得於天者。嗇矣。及未病前數月。飲食如故也。動履如故也。然每至夜分。則輾轉反側。申旦不寐。心竊憂甚。舉以問醫。漫云無害。而不知僕之病。其中者久矣。世有和扁。必當察見形色之表。僕既不遇其人。故未久而病。病而旋愈。旋發。不卽治也。嗟乎。僕生平無飲食男女之欲。淡仕進之志。足下所知也。惟中有不可解者。塊然獨處。伊鬱隨之。遇一二同志。與語。今昔成敗理亂之迹。賢否得失之數。彌日不倦。否則流覽載籍。以爲千百年古人之精神。皆萃於此。士不遇坐老其中足矣。斯固性使然哉。被病以來。醫戒曰。不急謝若客。屏若書。病且不治。僕謹守其約。杜門不出。三年以內。委人事。謹起居。卽交好如足下者。歲不過一二見。僕又素不喜雜。遇異己者。往往噤不出一語。人以爲誚。旣病矣。不獲從。吾徒談笑爲樂。而顧對臧獲僕妾。較米鹽瑣屑。刺刺不休。足下謂有是乎。夫古人抱病著書。僕不幸有古人之疾。而無古人之才。居恆每自奮曰。人之所以壽者。非獨其形存而已。固有道焉。苟置其心於無用。而年躋髦耄。亦何

異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也。不揣愚陋。思有以表見於世。而復念古人之書。其卓然不可磨滅者。類以神志爲主。僕病且久。觀書不盈帙。輒眊眊然。其神志半已消耗矣。卽不自已。亦終不能必傳如古人。而且。有沈痼之疾。若天假之年。幸而稍愈。僕終將奮力斯道。以無負所志。今日而亟亟焉。固無益也。足下猶以向日之僕而疑之哉。雖然。僕非與足下辨也。懼以不慎疾之故。爲知己憂。故敢白其所以。惟足下裁察。

盧文弨與弟文詔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尙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雖幼志而卽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恒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尙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茫無端緒。且慚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願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處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行走四方。辛勤節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立於學。精於歌詩。所友皆當世知名之士。盡得鍾王楷法。曩家中尙藏有習字帖一大篋。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

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出也。微執禮與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樂卻胥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恒自舂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斯。若松柴栗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佐炊。夏間則日昃又歸家飯。乞糕舖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緩債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人。好抄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願忍持梁而齒肥乎。曳絲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並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調恤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尙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吾

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並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者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祝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時不忍於遺棄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憫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及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旣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宜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而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事。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盧文弨與從子掌絲書

所疏不知出處及疑議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寧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耶。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蘄。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龐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已經翦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貫通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以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姜宸英上某公啓

姜應麟字泰符。以抗疏請立東宮。貶廣昌長史。卽先生曾祖也。

老夫子大人臺下。前歲驕從入都門。此時倉皇取道。未獲一陪几杖。至今餘歡。茲者老師以問世之姿。當泰交之會。晝接駢蕃。榮膺副相。數月之間。正論日陳。凡在有識。無不舉手加額。謂太平可立致。況辱知如宸英。其爲慶幸。當何如耶。值茲初暑。伏望尊履。與時增攝。宸英才質。驚下凡事。都不如人。自遭變以來。神識荒憤。自分廢棄。不堪與時輩伍。老師猶欲取江湖之敗梗。所爲漂泊而不止者。收植之以冀其異日之扶蘇而蔭蔚。雖萬不可得。然而用意則已厚矣。知己則已至矣。其在於英。宜若何感激而思圖報於萬一也。乃經年鹿鹿。尺幅之紙。未達於從者之聽。其爲疎慢之罪如此。在旁觀者。猶以爲不可。而英竊恃之以無恐者。以老師知我之素。有不在於區區形迹之間者也。茲因三世兄之便。附候起居。兼陳愚款。惟江海涵納。憐而鑒之。外別具先曾祖太常公誌銘一卷。先太常首爭冊封事之首尾。皆老師所熟聞。故不贅述。兩總裁老先生各上書一通。懇其立傳。老師力賜主持。而商榷之於諸同館先生。先人之靈。沒且不朽。又先侍御公諱思睿。太常公從子。歷參烏程宜興相。久著直聲。已託萬門生於崇禎邸報中。代爲搜錄。倘得附傳。亦闡微之一德也。臨稟不任惶悚。宸英謹稟。

惲格與王石谷

石谷。王翬字也。工畫山水。惲先生初亦學山水。見石谷畫。遂輟不爲。以花卉稱絕藝云。

去足下不覺五日。五日在田舍。執卷據案。輒思睡。一無所爲。閒拈豪構思。擬成文。究無一字。嘆悶而已。兄不到水庭。鎮日閉門拒俗客。所經營絹素。當更得奇宕險怪之想。然南田不在。卽得意有誰能稱快。叫絕者。卽有之。想吾兄亦何屑聽其妄爲評論。使蒼蠅聲之入耳也。自兄來此。弟素狂不怯人。今乃不能著一

筆間持筆。輒念石谷。念石谷百遍。稍稍得一兩筆。得一兩筆後。輒又慮吾石谷他時或見之也。復爲躊躇久之。弟與兄庶幾稱肺腑矣。而忍視我坐顛倒想中。過五十小劫耶。曹生洞庭秋帆小卷設色。必已甚麗。曹生去時。正遇洞庭秋風。足下尺幅。乃欲與造化爭麗耶。弟畫歸棹圖。因詩未成。尙在案頭也。董思翁畫一幅送玩。曹卷未送肯付一賞不。

于成龍與友人荆雪濤書

公在羅城七年。招流亡。脩學校。增陴浚隄。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全州知州。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獠獍豺狼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同年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獠獍。而餐煙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

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廡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甯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卽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獠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掠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獠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探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全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

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體。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

朱彝尊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亦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輟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泚澣洗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尙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耶。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泚澣洗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脩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

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及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詞者。固已不伴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僊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甯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

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耶否耶。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朱彝尊報汪茗文戶部書

先生曾祖名國祚。明贈太傅。沒當天啓之世。故有關寺擅政語。先生父茂曙。學者稱安度先生。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灑灑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泫然不知涕泣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贈於方。書遺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閣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論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

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尙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閩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先生以試博學鴻詞科。由布衣授檢討。被命纂脩明史。總裁爲桐城張文和公也。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寘之儒林。其意以經術爲麤。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己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兢兢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髮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間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例道學傳也。非必辭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關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業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

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闢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未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朱程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

茅星來與友人論孟子書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孟子宜汲汲焉。惟以正君心爲急務也。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之。而及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者。遍天下皆是也。民之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以爲其病在爲人主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以充我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斂急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爲樂哉。又豈欲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

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爲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不亂而離者。爲倍可慘也。嗟嗟。滔滔皆是。去將焉往。此邦不穀。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爲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人行政爲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教略。非略教也。謂民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爲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卽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刃而刺於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爲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爲之臣者。爲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爲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爲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讎視天下。而必欲竭

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爲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爲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爲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爲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六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斂天下之怨以爲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哉。漢以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推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鄰強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賚優渥。至致仕官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他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爲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爲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耳。多財何爲乎。

彭師度上嚴灝亭副憲書

某譴劣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茲矣。入都以來。頗欲以襍線之才。待用於門下。承先生揖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懽。慰勞之切。意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途。蓋未嘗不翹首而思企也。嗣是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某之窮且困益甚。色沮氣蕙。掃門爲惡。遂至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微聞扶掖鄉俊。獎借不絕口。雖身在疏迷。又未嘗不鼓舞踴躍。歎爲盛事也。客況淪落。自傷不遇。無由屢望清塵。一吐肝臆。茲者失意成疴。渴思還里。聞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爲國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鍊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今中外師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聖主。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拘也。皇上怒一方之紛擾。憫百姓之流

亡。恐克復城邑之後。兵燹瘡痍。撫綏倍急。故欲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奠定其地。特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盛典也。近聞朝士意向。仍屬廢棄之舊。老。望誤之遺紳。雖不失人。惟求舊之意。而草茅縫掖。一無拔擢。豈聖天子不次用人之至意乎。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必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久蓄於夾袋中。而某則願有請者。與其保現任爲超遷之階。寧若赦註誤爲自新之路。與其獎世俗。杜雌黃之口。寧若收寒俊。儲薪樞之用。況已仕之人。素享逸樂。宜乎黼黻承平。不能經營禍難。惟草茅之士。掩抑因頓。其受苦既深。而老才益鍊。苟得名位。則必痛自惕勵。以報所知。若其身負瑕疵。不堪蹉跌。又必力於改圖。以蓋前愆。此必然之理也。今國家令嚴法重。知略有不當者。輒議罷斥。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舉之事。得言矣。又不暢所欲言。而伸拔俗之見。又何時而得言乎。或以進賢有翟璜之賞。不實有王丹之罰。苟非生平所素習。則不能輕舉。卽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往。則無所短長之人。適足爲舉主累耳。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爲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廉能。今則安疆欲其休養。所重在廉。危疆欲其扞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肘。而後可以盡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蓄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又安有敗檢穢行。以負所薦乎。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身任其責。不避謗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黜陟咸當。而歷觀史冊。亦寥寥其人。蓋非無其人。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文。黜道崇儒。多所銓敍。公孫起客館。海內士沛艾而進。然以董仲舒之醇謹。韓轅歐陽之明經博古。申公之篤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豈真知人之難哉。人情好軟美而

畏奇拔。樂詭隨而惡質直。所由來矣。先生人倫瓊鏡。能無破拘攣之見。申崇竑之議乎。江南奏銷一案。罷斥萬餘。以分毫之逋欠。遭森嚴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沈困里閭者。亦自不乏。進士如錢中諧。彭孫遜。孝廉如計東。董俞等。皆有通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乘此機會。陳其冤而舉之乎。如某者。跡弛鈍朽之士也。罕有攀援。時逢謠詠。雖毛義有捧檄之心。而援引無馬周之路。行將策蹇歸鄉。終老衡門矣。辱長者交誼有素。陳其區區。幸不鄙芻蕘。一加裁察。

陸耀復戴東原書

東原名震。精於治經。素不喜程朱之學。故書中隱隱規之。

來教。舉近儒理學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所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驚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家而已。未可以虛而附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惟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創社倉。行荒政。難進易退。知無不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化行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真儒之左契。則翼相之圃。僅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而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己有恥。田箕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能用力於此。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抄一編。大指如此。惟是所見不多。網羅難盡。淺人易眩。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

憾。是以未敢就正。今大教諄諄。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醜拙耶。人便附上一册。耀再拜。

陸耀與錢巽齋論文抄書

蒙駁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財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當與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章而外。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異端之學。直指心體。以讀書爲驚外支離。而塊然與槁木死灰何異。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乃今日學者之病。皆不在此。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詞賦。雖揚馬班蔡。不足爲工。其歌詠。雖潘陸徐庾。不足爲麗。若云學在躬行。則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月。則畢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俯首於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博。以爲學如是止矣。武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爲說以示曰。孝弟謹信親愛。而後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後末。合以從事之。謂學竹簡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歷引孔孟言學之語。以證讀書之僅爲餘事。此其意何異。謝上蔡強記古今。程子以爲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子以爲不知急務乎。其人名不出鄉里。官不過司訓。而著書警世。有出於恆情之所不到者。又焉可不急爲採錄乎。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

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未必不中。三公皆本朝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以詩賦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所失。往時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曾極論之。虞山顧古湫爲拙集序文。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論。今則所信益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汲汲矣。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真才。而其人之好尙學術。尙可因文以窺見一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詩。與宋之問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摸索。止辨其文之工拙。而不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歷數親串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彼此詬誶者乎。凡人遠則相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同堂共爨。是以三代之得天下也。衆建親戚。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乃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食八九人而止。餘夫及歲。必別授田百畝。分形連氣之人。未必卽在八家同井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惟有定分故也。各惜其財。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患難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至公。此道不行。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乃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可必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匪獨此也。割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女。然而皆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今誠不敢教人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思矣。吾能必之於子。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能必之於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也。其有百年不散之筵席哉。天下有名甚美而實不濟者。此類是也。以上諸條。未敢自謂必然。恃知我之不棄。幸有以相復。不宜。

陸耀與錢巽齋論行述書

伏讀所著令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緒論。甚善。然竊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謚。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參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誌銘者。乃本哀痛之餘情。發祈請之至願。必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爲主。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今果堂乃據穆員白樂天爲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異祖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爲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爲父乎。唐之大家爲昌黎。宋之大家爲廬陵。昌黎韓滂墓誌曰。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壙銘曰。始命子弟與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之命也。此下治子孫之文之例也。廬陵瀧岡阡表。爲皇考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廬陵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此上治祖禰之文之例也。至爲宗族友朋之碑誌。或發乎吾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而必兼敘己意。以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銘。作文者系之也。唐宋名家無不如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卽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如歸熙甫先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祖。邢子愿萬太君行狀。則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旣從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祖爲父。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吳孺人之題。則仍曰。先考真崖府君述。先妣吳孺人述。於題則考其考。妣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妣。旣考其父。又考其祖。於義已乖。旣妣其母。又妣其外祖母。於義乃大不可。此獨不爲用意。惟慎。爲言不順乎。凡爲文字。惟求其是。僕不敢以穆白二公爲非。而固必以韓歐諸公爲是。惟純孝之君子擇焉。

陳宏謀寄張墨莊書

士子實學。全在講究於平時。非可勦襲於臨試。近揣其弊。似有二種。一則作文不解書理。師生案頭。止守時下講章一部。不問精切與否。於經書語句。略觀大意。卽欲敷衍爲文。全無體認親切之處。文不足以載道。學何能以經世。一則秀才讀書。惟知學古。不知居今。應試文策。考據雖詳。記誦雖博。然多泥於古。而戾於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鮮通。方柄圓鑿。迴不相入。世人以讀書人爲無用。皆由於此。其故總緣不留心邸報之故。黃陶菴先生。因館於某當事家。每日備閱章疏抄報。故爲文皆切實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鄉學館中。俱令看邸報。或寒生力有不能。則同邑同館數人同看。費亦無多。凡近日朝廷用人行政。及內外諸臣工條奏。皆得見聞。使之增長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不愧通儒矣。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學問要看勝於吾者。境遇要看不如吾者。隨時隨事。以此着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却多少希冀妄想矣。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王文正平生。志不在溫飽。夫誠能以天下之溫飽爲己任。則又何暇知有己之溫飽哉。

朱軾與族人書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惟有絹千疋。錄親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流汗面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年二十遊泮。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子。不止是也。丁卯

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雞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爲族人所親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丁寧。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一爲置酒食。自後歸省者三。丁艱者再。族衆爲醴錢助喜賻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面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親長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歛歛歛歛。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與。予曰。不然。禮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愧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歛歛歛歛。卒無濟於其人之飢寒。非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又與於挾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學田所資纔百金。經營生息。皆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也。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爲貧者計。實爲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況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沒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飢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高曾祖父之子。若孫。飢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苟懷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恤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願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

計一歲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日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人皮骨肉腦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布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肉腦髓以爲豪舉也。忍乎不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況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藥重。必有奇禍。近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也。由此言之。則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況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併示諸子弟。以勸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爲何如也。

胡天游貽侍御史王公書

溧陽相公史文靖公貽直也。先生舉博學宏詞。入京嘗主其家。

昨歲賜書。教誨至切。愛惜期望之意。與川泉俱深。感從中懷。翻復靡竟。天游羈留京師。日益無狀。庚申冬。重以臥疾連月。幸溧陽公護而振之。久久羸弱。謝置筆墨。是以半載來。不獲輸忱貢辭。上請左右。近七月朔。陳禾叔至北。因就相見。得聞起居。及昨在徐州事。信乎道益窮。節益壯。今世矯立特出。未有如公者也。公前居翰林。有所不爲。及遷御史。糾劾慷慨。雖遽歸。至今談者稱重。夫身任是非賢不肖之責。爭事體於得失進退之交。拔奮污泥之中。與古賢者同其道。公自待誠何如哉。雖然。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孔子於時。憂世皇皇。宜一於仕。猶必有所止者。度勢明而審理定也。今公之勢。宜止乎。宜仕乎。仕果有所救拯而匡勗者乎。足以行其意乎。審而度之否乎。抑決辨焉否乎。審且度焉。勿俟游言。假其未然。公一出而終不得施。何若介然以安貞。甚惜乎金玉之美。遭漫毀於泥塗也。故以爲當止者。斷斷宜學孔子。前年禾叔往閩。道還姑蘇。冀其見公。託致愚意。後逢進士趙永孝。乃知公頗欲來。顧尙恐其未信。都下一二諒直者。又望公早還臺端。要之理勢。彼皆有所未辨。愚竊爲公辨之。以其辱知門下。過絕羣等。若此。知焉不以告。何所盡忠於公。因陶奉常歸吳。敢奉奏記。道諄悃。惟垂警焉。

沈德潛上大宗伯楊公書

楊公名名時。總督雲貴。爲人所中。革職聽勘。高宗卽位。召還朝。授禮部尙書。

德潛再拜上書大宗伯江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凝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卽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爲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賢薦能。振拔淹滯。爲己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固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滇黔。宵小中傷。留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洛下。今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爲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畀以秩宗兼領大司成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天子。思爲國家樹根本。繇遠之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爲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二

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爲。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嘗誦諸葛忠武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爲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共襄文明之治。今閣下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糾。煩重無暇。及於此耶。竊恐狃於自安。月延歲遷。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羸豕躑躅之象。未必不伏於柔道暗牽之時也。方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國。而德潛地分。關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瀆陳。閣下同朝論政。暇其以是言商之乎。德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濫膺鴻博之薦。仍遭黜落。目下驅車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志矣。但願秉國成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君子並進。朝廷清明。德潛得晏然山澤。歌詠太平。以爲盛世之民。此區區之忱。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伏維爲國自愛。倍保隆重。謹再拜。

唐紹祖答友人求序文書

辱惠書。重賜大集。復蒙崇獎。過當。欲僕序而行之。足下高才壯年。負盛名於時。人之所以推奉足下。與足下之所以自待者。豈不以斯編爲足信今傳後也哉。而使僕公然標其卷首。幸何可言。幸何可言。然僕嘗有言。吾之有文。而欲得工於文者序之。非特相引重而已。吾文有瑜焉。不可掩。吾文有瑕焉。不可護。吾有其從入之處。甘苦曲折得力之所由。不可不知。三者闕其一。皆不足以序。而非甚工於文。則必不能洞首尾。挾要害。旁推交通。以盡其說。嘗譬之人身。垢癢待搔。而欲使異體者言之。其能無左右相錯迕乎。又或

有人親見己身所患之處。而此人方病風拘攣。其能運其十指之力。使之快然而無憾乎。今足下視僕。其於文工耶。不工耶。足下誤緣浮譽。深信推引。當不以爲不工矣。此足下見許之意。則可。僕何敢當。然僕重遠足下意。便欲竭其駑鈍。以萬一相爲發明。日夜取大集讀之。而獨茫然不得其端緒。知足下之有百瑜。而無一瑕明矣。而其所從入者何如。何者爲其所得力。僕殆如異體人。不得指說。就令吾文誠工。亦不當在作序之列。而況不免於病風拘攣之苦。此所以臨紙澀縮。而不敢措意者也。僕又竊謂古人之爲序多矣。凡其朋友故舊出處離合之際。莫不各有贈送之作。觀其馳驟往復。似不難恣意自快。而究竟歸於質實。絕無增飾情事。以虛言僞說取笑天下。故久而不可磨滅。於序文也。抑又可知。後之君子。其欲人之序之。與儼然執筆而爲之序者。豈復有講於此者哉。僕文章鄙野。非敢託有本之說。以自高。以足下工於文。世固多有造門而求序於足下者。故又以涇涇之意爲足下獻。

唐紹祖獻陳澤州相國書

澤州相國名廷敬。著有午亭文編。尊聞堂集。

紹祖三吳下士。生不識耒耜之勤。不爲販負之業。自兒童時。屈首受書。以爲庶幾有所成就。好觀當代名公鉅卿文人才士之所作。而時以己意上下其間。其淺深純駁。不敢自謂得其精微。亦非茫然漫無所識。別以此而求之。欲其閎深偉岸。而粹然一出於正。蔚蔚乎與古作者相追配。以自成一家之言。何其難也。而惟讀公所爲尊聞集八十卷。其歡欣震動。不自知其積於中。而溢於外。當坐未嘗不起立。當食未嘗不廢匕箸。而如有食以飽也。徒以身在草野。無從側足下風。得親炙其光儀。而竊聞一日之緒論。頻年旅食。

京師益時。時於公卿間。得公之文辭。而反覆觀誦焉。既私自喜幸。又問語朋輩。以爲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方無水旱盜賊之事。九卿百司。非才且賢者。不在此位。故得雍容坐論廟堂之上。佐天子有道無爲之化。而以其餘暇。作爲文章。形諸歌詠。天子亦親製篇什。以相褒贈。誦公之著述者。不獨見性情中正和平。與學問之深厚。亦可因以想見君臣相得之隆。文治之盛。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遇也。然則雖常人猶當知其爲希世奇珍。況紹祖之麤有識別者。其歡欣震動。豈虛也哉。所由願進於門牆。而思任掃除之役。至迫也。顧自以爲讀書學文有年矣。其於世之作者。亦知別而觀之矣。而獨未能自進於古。此猶農夫而莽鹵於田。有販負之名。而無所挾以遊於市也。是以思有獻於左右而慙而止者屢焉。雖然。詩不云乎。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此鬱然之莪。生於阿中。則菁菁而盛矣。非莪之能盛。阿之有以長育而茂遂之也。公方今人材之阿也。紹祖儻可與莪比。並乎不得其所。則有掩抑菀枯之歎。苟得其所。又安見無所成就以終也。謹貢小詩四章。惟公俯賜覽焉。

段玉裁與方葆巖制府書

葆巖爲方公維甸恪敏公觀承子也。

葆巖制府閣下。恪敏公總督直隸。乾隆戊子。延請戴東原師於蓮花書院。撰次直隸河渠書一部。凡百有二卷。首衛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漳沱河八卷。次東西淀二十一卷。內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易水五卷。涑水一卷。清河五卷。永定河十六卷。內永定河十二卷。桑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內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薊運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一卷。內熱河

案此二河草創而未潤色以嗣任總督不樂爲此也。此後有余君蕭客補之東原云不配諸水源流。古今遷變孰異孰同。爲利爲害。擘肌分理。考鏡具備。蓋恪敏實心實政。無在不求有利於民。有裨於國。此書其一端也。非恪敏經畫不能。規此書規撫。非東原師熟於地理。博洽精敏。不能年餘遂成。此書爲國家鉅製。顧恪敏未及進呈。閣下方冲年。書遂流轉落吳江。惟東原師藏其副。爲真本。乾隆癸巳。東原師奉特召充四庫館纂修。高宗純皇帝深知戴震天文地理之學。精義入神。其考正水經注及九章周髀算經等書。御製詩篇嘉美。頒行。洎丁酉卒都門。其著述藏曲阜孔戶部。誦伯繼涵家。此書在焉。洪舍人蕊登榜。作戴行狀。孔檢討攜約廣森作戴氏遺書總序。皆記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者。攘竊此書。易名畿輔安瀾。進呈。上嘉爲有用之書。賞以同知。撥河北效用。仍命武英殿刊行。聖明天縱。一見此書。卽知非通儒不能爲。故布其書於天下。與高宗純皇帝賞識戴震先後一揆。豈非千載盛事哉。且上所謂有用者。非獨謂其考古精覈也。亦謂切於今用。爲三輔興利除害所必需。詳觀此書。自禹益山經班志。酈注。歷代史籍。唐宋以來各家著述。直隸一省。地圖志乘。積年檔案。網羅宏富。辨析精詳。因之某山某水。經流支流。分合名實。故道今道。高高下下。元元本本。如觀燎火。如視掌紋。凡我祖宗洪猷碩畫。一一具載。國家治水。劭農諸臣。如欲仿宋何承矩。元郭守敬。明徐貞明。楊一桂。國朝怡賢親王諸君子。大興水利。稻田。非得此書。無所依據。是固恪敏之盛心。而邀聖主之睿賞者也。夫言必以人重。此書履泰冒之。不足以重此書。而祇辱九重之殊賞。亦使恪敏與東原師之美。俱湮沒不著。且上年冬。東原師之子中孚。抱曲阜孔氏所藏真本入都。與軍機章京龔臯正往刻板。處略觀。知其悉用原書。妄爲刪併。略增乾隆戊子以後事實。改百

二卷爲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後。原本首衛河。以地勢自南而北爲次也。今乃首永定河。則全失其義例。竊謂履泰何物。乃敢刪定通儒之書。恐失著書之用。閣下文章政事。淵源世美。宜奏明是書原委。取真本進呈。重刻。以章聖鑒之明。以成先志之美。以發東原著作之光。以懲履泰盜名之罪。究紹聞之實用。助聖代之經綸。幸甚幸甚。全書真本中孚交付玉裁處繕抄。年內可畢。閣下如欲觀此全書。玉裁卽當札致中孚也。玉裁再拜。

費蘭墀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謹啓閣下。竊惟近世士大夫之風。其在官者。以晉接紳士爲嫌。其在家者。以絕口不言公事爲高。僕嘗得而論之名公卿。負瑰異之姿。懷匡濟之略。其智可以無所不知。其才可以無所不辦。然風土各異。利弊不同。非寄耳目於邦之人。博求而熟講之。則不足以周知其隱蹟。而處之曲盡其宜。紳士之在家者。苟不役志於田宅子孫之計。而思上爲國家稍效其畎畝之忠。下爲父母之邦謀萬一之補。則必擇賢有司而盡其心。以告之。然後其志得行。夫身處局外。而謀人之事。雖不見信。未大害也。操得爲之權。一舉動爲士庶之所環集。而旁睨聽言之路稍寬。則必有投閒抵隙。假公以售其私。其弊至於不可言。是以在上位者。尤慎之。然僕竊以爲無傷也。視乎其人而已矣。因其人以察其言。則有聽言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人之賢不肖。未可概論也。士旣已輕爵祿。而懷鄉井。處無求之地。其自愛其言。而不輕於進。固亦猶夫在上位者之矜慎持重。而不輕於聽也。然且有時懇懃切至。喋喋而已。若近於躁人之爲者。何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未遇其人。雖周親密友。姑默爾以息。苟遇其人。雖要津當路。有形迹之嫌。無平生之雅。毅然自抒其

所見而不以爲疑。若僕今日之於閣下。可謂遇其人矣。閣下奉命蒞官茲土。爲公相所倚任。入參謀畫。出布風猷。可謂操得爲之權。僕晉謁之次。恃同岑之誼。稍一傾吐其胸中所欲言。而閣下不以爲迂而厭薄之。非惟不厭薄之而已。窺閣下之意。若深有味乎其言。惟恐聞之不盡。而怒然深自憂其處得爲之地。而或猶有所不得爲。噫。若閣下者。則真所謂其人矣。僕是以不敢終默。而願卒獻其愚焉。僕惟吏治多端。然其關係江左右億萬赤子之身家。而爲閣下之所宜盡心者。漕務而已。江南之賦額。與百姓之生計。皆與他省異。他省之賦輕。民不專以治田爲業。賦輕故多取之而易以給。民不專以治田爲業。故絀於此者贏於彼。而生計不病。江南則不然。每田一畝。賦之重者至一斗八九升不等。視西北諸省恆以十倍計。貧民佃田而耕之。不能耕。則棄田而轉佃於人。無論爲農與不爲農。其生計皆出於田。賦十倍於他省。則額內之供已困。額外之應愈艱。生計皆出於田。則一事病而百爲胥受其絀。故謂百姓宜竭力以供正賦。可也。謂百姓必傾蓋罄瓶壘以飽墨吏之欲壑。不可也。謂漕運艱難。百姓宜酌量津貼以濟公需。猶可也。謂假幫費爲名。侵其半而以其餘濟公。而欲百姓之令必從。取必應。不可也。且百姓亦旣令之而從。取之而應矣。而今歲一令。明歲又一令。前之所取。今以爲少。今之所取。後以爲少。民迫於必從。必應之勢。而所以令之取之者。未有窮。則其病豈獨在百姓耶。有仁人焉。於此苟能以我江南賦額偏重之故。與民力空虛。輸將拮据之情狀。力言於上。明勝國重賦之由。則知非必不可更之法。申列聖遞減之令。則知本有可施之仁。籲請再三。不避譴咎。冀以感動聖主。哀矜之誠。贊成國家寬大之政。或得勅下有司。視原額量爲議減。則江南之民。食輕賦之福。永永無窮。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則我吳民世世子孫。所爲家俎豆而戶

尸祝者矣。苟未能也。則所以治之之法。其道有三。請爲閣下言之。最善莫如官發帑金以給幫費。酌中定數。戒運丁不得索費。州縣除正供外。粒米浮收者罪之。其次節省通倉之費。以減幫費。既不能官爲發帑。欲省幫費。必先節通倉之費。如此則幫費可減。而州縣無所藉口。策之次者也。此二者皆待奏請而行。又其次則通倉之費。雖不能節。而幫費不可不減。浮收不可不禁。倉費既不能節。則幫費之難減。浮收之難禁。勢也。然減之必力。禁之必嚴。州縣有公然以浮收言於上者。譴責之。浮收過重。經部民訐告者。按治得實。則劾論如律。時訪察其漕書之尤桀黠者。置於法。以儆其餘。爲上官雖明知其弊之萬不能絕。而必力爲禁遏。使不至於大潰其防。爲州縣者。雖相率爲額外之征。猶惴惴然有違法干禁之懼。而不敢視爲當然。肆行而無所忌。或曰。如此則州縣之浮收。無上官以主持之。欲不浮收。而幫費無所給。欲浮收而民不應。則州縣不可爲。而刁生劣監。告訐之風日長。勢不至悞漕不止。竊以爲未然。今見州縣而諭之曰。爾第善爲之。有愛民之心。有濟公之才。有約束胥吏之法。則我必汝諒。否則我罪汝矣。見糧戶之上控者。而諭之曰。州縣浮收。誠干例禁。然調劑幫費大難。今據汝呈嚴覈之。苟州縣有肥己心。法無赦。否則爾等當踴躍急公。毋生事也。如此。則兩得其平矣。告訐之呈過多。則以時批發。而緩其提訊。徐而察之。擇其尤者。提訊一案。務在得情而執法。罪在州縣。則法加於州縣。罪不在州縣。則法加於糧戶。而酌其重輕。係的戶。飭量加津貼免責。迹涉咆哮者。責之。包戶重懲無貸。大略視州縣津貼之多寡。以聽糧戶之訟。州縣之所以愚惑上官者。不曰。辦漕賠累。卽曰。糧戶把持。誠如是。亦安見有把持而賠累者哉。然賠累之患。誠亦有之。其故不在糧戶。而在吏胥。役侵吏蝕。而無法以駕馭之。稽察之。勢必至於虧空。故辦漕之先。其糧重

之州縣。必先擇其官之尤昏懦者。而酌量更易之。蓋浮收易。不浮收亦易。酌劑於二者之間。輕之又輕。僅求給幫費而止。則其事最難。於此而欲上不誤運。下不病民。內馭其胥吏。而外以抗運弁旂丁。則非才吏不爲功。誠得一二才吏。收數輕而辦理妥善。必表異於衆。特加獎勵。此欲禁浮收之過重。不可無賞罰以激勸之也。夫旣不能如前二策。爲正本清源之舉。則所以隨事而救正之者。不過如此。此策之又次。公相之所得專行於其下。而所望於閣下爲之講求而贊助者也。其最不可者。或明示章程。以示限制。故添設名目。以貼幫費。是與於浮收之甚者也。明立章程者。同一浮收。昔以爲私。今以爲公。昔畸重畸輕。今有重無輕。則其於民亦旣病矣。而貪吏之心無止。以不浮令。猶或踰之。以浮令。後將若何。此不可者一也。添立名目。是昔之爲賦者一。今之爲賦者二。積漸旣久。正額之浮收如故。而所添之名。已不可復革。且并其所添者。而亦有浮收矣。此不可者二也。往歲有八折之請。格而未行。去年蘇松諸郡。請於漕帥。欲明定幫費數目。大爲漕帥所訶而止。或以爲此說似可行。然僕竊以爲請定幫費者。隱爲浮收立案。欲俟幫費有畫一之數。然後徐申其折扣收漕之說。漕帥不許。真可謂深知治體者。蓋幫費取給於官帑。則其數可定。取給於漕餘。則其數不可定。但當力從裁減而已。猾吏求便其私。何所不至。勢將多方以熒上官之聽。不可不察也。大抵額內之供。自然畫一。額外之求。斷不能畫一。因其不一。而必欲一之。是改額也。是加賦也。加賦利在國。折扣利在官。如之何而可也。至於漕務之外。則懲訟棍以息刁風。崇儉樸以厚生計。禁民俗之游冶。正士習之浮囂。其大較也。竊謂可以大造吾江南之民者。莫如公相。開陳利弊。指畫可否。以贊成公相之美。莫如閣下。僕是以致冒昧言之。而智識短淺。加以倉促之間。不及覲縷。更望以此意廣加延訪。擇

其切於民事而不爲時論所牽者。斟酌施行之。其爲利益當更什倍於僕之所言也。旌節再臨。擬更趨謁。以申前指。會室人得疾幾危。料理藥鑿。晝夜迄不得一刻甯。遂乖初願。旣而思之。此事關係絕鉅。豈其以家室憂虞之故。不爲此邦之人。一請命於賢有司乎。雖以閣下之明。江南之士之衆。僕不言。閣下必能知之。而無待於言。卽有待於言矣。江南之士。亦必有言之詳。且核遠過於僕者。然以僕蘊結之久。遇其人之難。幸得仁明如閣下。則所謂忠告善道。竭愚者之一得。以自附於土壤細流之列者。將於是乎在。故甯犯不謀其政之戒。而不可使我於良友有不盡之誠。甯使鄙人蒙不識事務之譏。不可使賢者有千里距人之跡。是以卒布於左右。千萬垂察。無任屏營。

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昨披誨帖。備承指示。昭若發矇。然春狂瞽之言。固因亡兒根觸。亦爲學術起見。更有愚見。敢不再陳。自八股興而人才衰。高頭講章出而經學絕。前明三百年。名爲遵奉程朱。實則荒經蔑古。此宗宋元者之流弊。不得不以漢唐之學藥之。譬如大虛之證。急宜峻補。其勢然也。今則不然。自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張楊園諸公。昌明正學。顧亭林朱竹垞汪堯峰毛西河諸公。崇尚經術。固已風氣大開。不復空疏寒陋。所患久而濫觴。歧途雜出。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宇擗捨。蕭客村塾學究。莫不妄襲臚明。謬沿百詩。甚至以骨董談經。可資捧腹。此又宗漢唐者之流弊。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學藥之。譬如邪實之證。惟張子和三法可施。再用薛立齋。必致狂易而走矣。春自歎卑微。株守江鄉老屋之中。雖叫號何益。伏念先生學府經神。負海內之重望。若與當世二三鉅公。亟起而救正之。此誠學者之厚幸。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要之漢唐諸儒。

長於名物。宋元諸儒。長於義理。後人更何從置喙。春邇來竊附不賢識小之義。作十三經音略。粗已具稿。雖不過一知半解。然自問餘生。得辨正一音。識真一字。庶幾白飯菜羹。不至虛度一日。祇緣睽隔數百里。未獲面呈。殊覺悵然耳。謹此奉覆。不盡神馳。

曹溶與沈甸華書

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可量。中有報周元亭書。記事者必以實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矜奇動衆。自古而有。然理可曲通。事不可以僞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琵琶等傳。新詭特甚。近於齊諧者流。世雖愛弗信也。君子猶以爲害道。若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在前朝季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荒遠。草野之紀述。未免各據所聞見。他不具論。如華亭夏瑗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訖寇變。興化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賢。其書人競傳寫。將來執筆者徵信於是。而書中譏排鄙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於小人特多恕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根寡助。動見否塞。大者繫獄戍邊。小者放廢田里。而其憂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不見用於世。猶集遠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鼎祚盡墟。此正諸君子含痛腐心於地下。蒙罪戾而不辭者。其責之誠當。若小人氣盛膽張。出爪牙以毒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喪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爲之諱。以沒其布械肆讒蔽賢醜正之長技。豈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羣臣殉節至數十人。在外死事者指復不勝屈。爲漢唐宋所莫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覆轍之不鑒。又鼓其狂飈。并江左而空之。其成事已可觀矣。人之賢不賢。兩公固知之甚明。特各有欲報之

私恩而難見其迹。故舉中立二字高於君子一等。使覽者於君子致疑。則所欲報者。且躋中立之列。而不與小人並。其意止如此。而不知有大不可者。中立者。小人之別名也。況止以一二欲報之人之故。慎於許君子。而使小人遂得藉口。恣其凌轢。智者豈爲之乎。方今故老猶存。某某君子。某某小人。皆可歷歷道其實。而二書猶未盛行。再數十年。故老盡矣。而二書歸然留兩公之名。易爲後生小子所推。又無他書以糾正謬誤。其惑視聽而淆記載。寧能測流弊所至歟。足下博觀古今之書。而會其通。諄諄垂戒。當在先正理學淵源。東林盛衰。國本璫禍三案始末。及中原三晉楚蜀之鄉。綏寇以一隅騷動。蔓緣波潰。用撫局誤大計。劃江而居。尙爲逆案諸臣富貴地。其間孰是孰非。孰臧孰否。當犁然胸次。於僕言有合也。釐定其有望乎。人物之林。誠可昌言論議。不在忌諱禁格之例。意者其姑待焉。未敢以請。惟賜裁察。

謝良琦再與李研齋書

研齋足下。鄉者與足下各爲佛老論一篇。僕意有未盡。又作第二篇。此乃扶翊道教之一事。矧立義頗中正。卽以俟聖人無惑。比聞異議者。乃云我輩欲以此立聲名。至倡爲禍福利害之說。以相訾詈。嗟乎。我輩誠鄙鈍。若禍福利害。或猶未足動吾心也。僕自守雖堅。尙未暇與辯論。獨足下慨然發憤。又作書與王雙白。累累數千言。詞旨嚴暢。僕聞王公頗佞佛。不知何以反覆於足下也。僕竊謂世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道有二。其一。性本豪邁。少時讀聖賢書。多見義理。毅然於天下國家之重。欲有所建樹。臨大節侃侃不變色。撓志不幸遭世艱虞。知盡力竭。至於仰天泣血。又磊落不能跼蹐。於至掃除一切。姑遊於方之外。希以銷磨其意氣。若是者。僕謂之解脫。其一。役役於紛華。顧戀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貴利達者。無不爲。平時聞

道德仁義之言。亦悅於耳。不當於心。覲面目。隨世俛仰。晚節獨處私念。所爲多不合於道。慮人非鬼責。愚者終身持齋誦經求福庇。黠者借口心性之學。驕語元解。若是者。僕謂之陷溺。二者非聖賢中正之道。然陷溺者。其習染深。雖智不知所救。解脫者。初實無意。當徐審其所趨。此不可不察也。顧吾之所謂陷溺者。則吾既已非之矣。吾之非之者。其說一。彼之所以衡吾說者。其說三。吾之言曰。二氏者。亂道者也。吾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堯舜禹湯文武之民。其何敢自亂其道以從之。此吾之一說也。彼則曰。聖人之道。賞善而罰惡。今或善者不賞。而惡者不必罰。而吾之禍福恆不爽。此彼之一說也。又曰。吾之道。身體而力行。士大夫或行不逮其言。此彼之又一說也。今或學士家議論取舍同異。至於玄黃水火之爭。其弊足以召亂。吾之徒數千。守其師說。千百歲不變。此彼之又一說也。吾之一說。因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然是三者。我或不能免焉。此又不可不察也。故僕嘗語足下曰。此在吾修其身以勝之而已。吾身誠修。吾說誠正。則彼之說將自廢。彼之說自廢。則吾之說。不待更端而已明。此又自然之理也。人之生也。有善有惡。猶之教之立也。有中正。有異端。賞罰者。聖人所以御世之大權也。天下有道。聖人以其權賞罰於上。天下無道。聖人以其言賞罰於下。則是賞罰未嘗不行也。其名其實。無敢或淆亂焉。慎之至也。天下雖愚。不求之於不可知之禍福。則彼之一說廢矣。古之君子。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後起之事也。虞舜不教人以孝。而天下皆樂爲孝子。龍比不教人以忠。而天下皆樂爲忠臣。其實可願也。自據其實。卽天下不得以其名疑之。敏於行而言立。正其身而令行。則彼之一說又廢矣。嗚呼。自來以學術禍天下者。其害可勝道哉。此不獨二氏譏之。苟有志於聖人之道。則無不深惡之。蓋多議論。則不能無異同。有異同。則不

能無得失。有得失則不能無爭。爭則亂。此勢之所必至者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同德同心。更相讓美。豈以聖人之道。而凌夷至此。使學者知其非聖人之道。則必薄而不爲。苟薄而不爲。則彼之一說又廢矣。三者之說廢。而後呼陷溺者而告之曰。二氏者。亂道者也。此猶不覺悟。則下愚不移矣。今有人於此。其初無意於佛與老也。既入其教。則不得不行其道。故禹入裸國。則解裳。順俗也。僕則以爲不然。夫我始之脫乎彼。而入乎此者。非謂此之愈於彼也。其事不可得已也。不可得已。而後脫乎彼。入乎此。則其所謂我者。仍在也。請卽以裸國喻。國之衆以裸爲俗。則其事必非止於解裳而已也。必有其浮邪奇異之行。有二。人焉。一則不得已而解裳。一則不獨解裳。併爲其淫邪奇異之行。此亦不待智者而決其賢愚矣。故僕謂今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陷溺者已不足道。其解脫者。猶當徐審其所趨。久而後定也。前晤時匆匆起行。足下所與王公書。止讀一過。謹悉其大略。又聞王公雖佞佛。乃是解脫之流。趨向未定。慮足下攻之太急。或反堅其志。成己之過。又慮王公遂惑於異議者。禍福利害之說。自同於陷溺。故悉其胸中所見。再與足下商訂。足下倘另有獨見。遇使人併王公書俱付來。幸甚。此後再有以立聲名爲言者。亦不妨直承。蓋扶翊道教。我輩之事。不當居其實而辭其名也。某再拜。

全祖望寄謝副使石林札

謝名濟世。字石林。爲御史。劾河東總督田文鏡。下獄。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復爲將軍某所誣陷。幾死。得釋。乾隆初。復原官。改補湖南糧道。全公寄書。當在此時。其後謝復爲大吏所劾。純廟鑒其枉。卒直之。

去冬殘臘得邸抄。始知執事橫遭誣罔。讀其彈章。洵洵可畏。殆不殺執事不止。是日也。荆婦輩俱爲之廢食。奴子相聚累晷。然愚則以爲明有天地。幽有鬼神。小人蒙不韙以殺人。亦非易事。卽謂隻手之障。力足辦之。而方今聖明在上。清議炳然。必非此術之所得施也。曾未幾時。而內外交章發露矣。今部議休復。諒薦紳學士。誰不加額速駕。以執事之經綸幹力。前此未展一二。乃從霜雪風霾之中。神采愈出。從此發抒底蘊。以報天子。固屬吾道之幸。然不可不審所以自處也。執事之道甚高。非當世巨公所能盡知。宦轍所至。欲其相忘於勢分之相臨。而委己以聽。則弗能。既弗能委己以聽。則卽有掣執事之肘而不得自便者。夫執事之風裁整峻。而其胸次實和且平。倘以賢者相共事。其能乳水無惑也。悠悠之徒。聞執事之先聲。而豫猜之。則先設成見以相待。而執事之於人。又以坦率不自持其形迹。故益危。當斯時也。執事委蛇其間。則上負九重湔洗錄用之恩。而前此之故吾盡喪。此必非執事之所肯。若其倔強猶昔。則覆車之鑒。可爲寒心。執事涉風波者累矣。高堂白髮。以噩夢添其老淚。亦爲人子者所當念也。今幸值解組之後。翩然奉太恭人返桂林。雖蕭條四壁。而魚菽之養。隨分可將。未必非吾道之幸。執事其圖之。毛詩諸經解已俱收到。并訊近日興居不一。

汪縉示程在仁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予有來安之役。遂從予遊焉。予念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予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

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加予憂。

張雲章與陸稼書先生書

陸公隴其。字稼書。官靈壽知縣。有善政。後以大臣論薦。行取入京。終監察御史。

今日人心世道。只是蕩無廉恥之限。未論濂洛一派。卽求如宋眞仁時。王元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輩。史稱其以直言讜論。倡於朝。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者。吾不知二三十年中。及見此風否也。有心世道者。自當引爲深憂。先生抱數百年以來之絕學。淹滯彈丸小邑。天若欲使斯人有知處。以臺省之地。出入論思。雖不敢謂中庸之道。遽得施行。其於激濁揚清。必先有厚望矣。雲章問學不足。志氣猶不沒於凡近。去年入闈。有司命題。皆曲意爲主。上東巡及游獵勸駕。胸中勃勃。不覺欲投筆硯而出。顧念爲此。則嫌於好奇立名。隱忍成篇。文無忌諱。亦遂越格。早見斥名。一二同事。有探知其意者。大爲錯愕。因默默不敢發聲。竊伏自念。事雖過激。亦自知恥。一念發出。何至取笑世人。至目爲狂惑也。以此亦欲潛深伏隩。與流輩不相聞。俟吾學有成。徐出問世。倘時不可爲。但得此生與有聞於斯道。卽終身窮餓。亦甘之如飴矣。先生以爲何如。幸示一言。以開昏塞。

王源復陸紫宸書

枉顧寒氣總至。病不得以時報。更辱惠書。推許之太過。喜且愧。敢不自白其愚。源瘖昧無足數。有志鬱鬱。不自聊。不得已爲文。非欲以文章見者。顧其文與世所謂文人者不類。而論謂文以至性爲骨。元氣爲輔。無至性。優人之啼笑。無元氣。土木之衣冠。何其言之實。獲我心也。源嘗以謂文人者。士之賊。士不必爲文人。不以文人稱。不失爲君子。蓋無幾。而禍朝廷流毒人心風俗者。古今來殆不可勝數。行誼者。士之本。廉恥者。士之防。才略者。士之用。文人則曰。天下獨有文耳。吾文矣。孰有出吾右者。志卑識陋。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辭。喪身辱名。不顧。干進嗜利。固寵之外。無經濟。而一遇變故。視君父敝屣矣。且夫明季有君無臣之說。源竊以爲不然。熊芝岡奇才偉略。以孤立殺其身。孫高陽身係安危。杜門不出者十餘載。楊武陵之任事。掣肘不得成功。盧九台孫白谷力戰殺賊。而或從吏議。總之。人才之衰。率由門戶。門戶之禍。率起文人。彼以爲吾之身不可一日不貴顯。又不可一日試天下之利害。既不肯身試天下之利害。又不可不以空言較是非。論長短。以明吾之敢言而負大略。天下之人。功名不可一日出於吾之上。而吾之黨則不可不使根連蟠踞於朝廷。是故有用之才。排之惟恐不力。誤國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邱墟。非所計。乃著爲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方。傳之後日。以至國亡君死。身爲亂賊。而大聲疾呼。盛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罪。又或逃之空門。支離悠謬。以爲高。是皆鄉里小兒所羞稱。而世猶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見其子孫。不啻忠臣孝子之後。而其子孫亦覩焉。自負曰。我文人之後。是亦文人也。嗚呼。士風之陋如此。仁人豪傑有志當世之務者。可不發憤歎息。深疾痛絕。以爲世道人心之慮哉。源生平服膺者。惟易堂魏叔

去後讀其方輿紀要。乃知景范真奇才。恨與交未深。君子窮視其所與。吾子既與同里。稱莫逆。卽吾子可知。而豁達露胸臆。議論卓卓不羣。此真源所願交者。但以源與景范先生相上下。又吾子之過矣。華鳳超先生。理學節義。久所向慕。大作凜然有生氣。真所謂至性爲骨者。源亦當附一言。年譜末爲榮。源生平爲文。論兵者居多。而表彰節烈。亦不揣固陋。妄以爲己任。然竊以文章之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托始於奇偶。而創於典謨。其後鑿險於殷盤周誥。發皇於詩禮。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雄肆於賈誼。暈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體用蓋如此。世所謂文人。於此道誠不知何如。源則茫乎未有得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源之文。亦源之筌蹄也。吾子卽有以知其不足以語此矣。

劉大櫚與左君書

大櫚在兒童時。卽知有足下之賢。潔清自持。與世俗殊。向卽欲擔囊往從之游。而事故羈牽。不獲如志。近者於皖城一得相見。足下不以其無他過人。遂有願交之念。出於懇懇之誠心。夫以足下之汲汲於古人。立志行身。幾皆可以無愧。而大櫚方坐於闇昧之中。思一追尋足下之光華。不可得。足下不自知。乃一見卽以古之人相許。亦見其相望之深。相期之厚。則大櫚雖不肖。而其於世俗之不相知。雖累千百輩。其不足爲辱。而足爲榮也。審矣。又何恨乎。大櫚非知文者。足下願出其平生所著述。俾相商訂。此無異投金玉。

於拙工。不破碎毀壞之不止。雖然。大櫬之從事於此。不可謂不久。方其盡心力而求之。軒皇以來。聖經賢傳。以及百氏諸家之辭章。爲日星川嶽。牛鬼蜮神。種種形神。世既有其書。無不求而得之。而不知其解者。蓋寡。則其於足下之文。希風掠影。苟有所測。敢不盡心。夫文字末技也。其於吾人。乃所謂餘事。然見世人。頗不知有此可歎也。司馬子長。韓退之。所爲文具。在世亦皆蒙謂之好。然使藏去。司馬遷。韓愈。名氏。令人人見之。鮮不資以爲笑。豈復能深加賞歎哉。謹撰序文以往。聊用發舒其懷念之情。須相見。乃能盡意。悵望不宣。

劉大櫬與吳閣學書

大櫬再拜。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伏惟明公卓犖天授之資。抉摘今古。探其奧窔。發爲文章。珠璣玉璨。颯颯乎長離之鳴。鐘鏞之響。而位勢近於台輔。德澤加於兆庶。閩海荒徼。聞公之名。無不束手斂衽。瞻顧而不敢前。大櫬方孩稚。卽知慕望。竊願裹糧負笈。徒跣相從。而自顧卑賤。巨公貴人。無可通之路。又僻處江鄉。數千里外。欲翹首跂足。望見君子之光儀。旣不可得。向風奉尺素之書。號呼請託於門。則懼不見納。是以杜門自守。遙望堂階。茫如梯天。蹶踰不敢遽進。近者客舍蕭條之際。忽聞從騎馳入。曰。明公且至。夫生平愛慕願望之人。十年不見。而猝然羈旅相值。喜出意外。安能默默不以自明。然猶以尊卑闊絕。草茅之夫。拜跪趨承。自慚鄙陋。惟恐獲戾於左右。而自取不敏之誅。明公不嗤笑以爲狂惑。而憫其窮屈。施之賞歎。慨然以樂育天下之材。自任懇款周詳。意思高厚。實非大櫬之初念所敢企及。語云。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明公於大櫬。非有平昔過從之素。一旦橐其文。大其聲。疾呼於儔人會聚之中。以吹埃咳唾。矢口之

且夫負異懷奇之士。非無絲粟之能。可采取者。莫不攘臂慷慨。咸思自致於青雲。而大櫬居閑處約。困不自聊。日月無窮。歲復一歲。欲往京師。應舉求官。念無扳聯之親。投契之舊。朝夕薪芻食物之資。無所取給。誠恐一日失所。飢寒并迫。遑遑焉無可告訴。今則翻然矣。勃然矣。荷明公以爲知己。既有推引之力。又有哀憐之意。竊用私心自喜。以爲獲所依歸。夫負販之輩。苟急所圖。奮身以往。猶不可遏。況當路而施仁。有明公者。以爲之主也哉。

劉大櫬再與吳閣學書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櫬再拜。謹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向上書後。待命凡四月有餘。不見還示。乃復敢畢其說。伏惟明公鑒其愚。大櫬聞之。人有失足九仞之井者。烏獲持長綆千尋。方欲拔而起之。而井中之號呼不止。何者。幸生之期愈近。援救之心愈迫也。大櫬不肖。樸駭粗鄙。才能無可採。而名聲不聞於里巷。爲世俗之所共棄久矣。明公不知其愚。卒然於道途之間。羈旅之際。一見而以爲可取。歸於中朝。執縉紳大夫之裾而告之曰。桐城劉生者。今之昌黎也。自東漢文壇曠數百年。以至於唐。唐興百有餘年。而韓愈氏出而振之。至今未有倫比。以大櫬之不肖。一旦而得以肩隨其際。明公之知大櫬者至矣。其所以待大櫬者厚矣。而大櫬復有所云云。則九仞號呼之說也。自古布衣以大臣之薦。聞蒙顯擢者。史傳中不乏其人。況今天子新卽位。勤於政理。求賢如有所不及。明公方荷眷注之隆。立便殿。朝夕與天子相吁。愈四方之士爭得明公之一言。以爲重。明公不言也。明公而有言。九仞之墜。宜無不起者。夫明公之於大櫬。固不

惜一施手之勞也。設使以大櫬之見知於明公。而大櫬之溺卒不可拯。則命也。雖有知大櫬者千百人。非所敢望矣。抑又聞之。韓愈氏四舉於禮部而不遇。皇皇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乃卒至宰相之門。上書自請。大櫬之窮何足道。然獨悲夫古之爲韓愈氏者之窮至此也。

張次仲寄宋文玉書

吾友陳幾亭云。井田均田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蓋西北土曠久荒。東南支流縱橫。地皆沃壤。而相傳爲世業者多也。土曠則川遂溝洫之制可施。支流水多。則地勢偏陂曲折。難得而井矣。井之自君上爲王田以給人。可限之以定數。若沃壤世業。祖父傳之子孫。一旦限而奪之。是亂東南也。自漢以來。漕天下之粟。輸之京師。習爲固然。江北荒蕪。其困悴在民。而朝廷不知。故鮮有念及於墾闢者。以唐文皇之有爲。而房杜不能佐之。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而歎又不長祚。此生民之不幸也。夫惟分裂之朝。墾闢宜易。蓋據南者得沃土。據北者多草萊。南穀不北。北土君臣必憬然思徹田之舉矣。然牛晉以降。分南北朝者百五十年。唐之末季。裂爲十國。而北土榛莽如故者何哉。羌戎皆食馬牛。不特菽粟。五季立國。不久相嬗如傳舍。豈遑及此。故一統所難在願治之君。有其君矣。或患無臣。分裂所難在世祚之不長。若一統而得聖帝。斯民之大幸也。分裂而得長祚。戰伐必多。田野必治。當世之民不幸。而繼起帝王之民之幸也。斯時有定業而有定法。使南北不至有大富大貧。則煙火萬里。比戶可封。刑罰措而禮樂興。商周之治。雖百世可也。兄長居江淮之北。其有意於此否。

萬世隆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王之失極。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咒以角敗。象以齒焚。昔訓昭灼。而今無驗矣。今之仕宦。德涼者財豐。金多者位赫。故士相習以貪。而俗以奢相尚。聘婦羔羊。輒千金。而嫁女以數萬金。爲過儉。輿馬衣裘。身耗萬人一歲之食。飲食讌會。費中人之產。三者日有舉也。是皆欲不取之於民。將安取哉。自以能漁獵民財。謂爲有才識時務。不知其使國家積失人心。將生意外之虞。謂之大逆不道之臣可也。愚聞古之品清行修者。尚有畏人知。畏人不知之殊。今也或是之亡矣。苟有小廉曲謹之人。伏處下位。而翹然自命曰賢。日欲張其姓名於擔竿之上。以矯世而羞俗。卽表之爲至德絕行。斯亦足以不愧矣。士之以不節斃者。伐性之斧斤。戕身之鳩毒。蓋有二也。然若輩暴殄天物。毀棄天民。卽盈原齧壑。抑何足恤。仁人在上。尚以教道不明。禮制未修。雖愚人自刑。無異於上率而殺之。況乎其倡而導之。潰隄而放之。又奚辭於大斃矣乎。黃金白璧。損金甌之器也。蓮炬香燭。焚玉燭之煤也。田連阡陌。蹙封疆之算也。居擬王侯。燬宮廟之築也。居上位而不懲。掌邦憲而不飭。何異縱鷹隼於雉兔之場。假斧斤於盜賊之手。以奪兆姓之所天。縱懸魚拔葵。不食禽獸之肉。旣不幸居其位矣。欲自免於盜魁獵縱。其可得乎。吾兄幼治春秋。深於孔子變俗之旨。若力能矯。當不惜軀命以矯正之。不能卽致位而退。無爲以澡雪潔白之躬。枉受時俗之塗炭。恐萬世而後。雖有親愛吾兄。欲曲諒其蹤跡者。亦不能挽江漢以相濯矣。自古出處之道皆然。非弟今日獨爲吾足下商也。然非與足下道誼相漸之久。抑烏敢發此狂論乎。弟不在位而謀之。與兄在位而不謀。厥愆等耳。

劉翫上太守方茶山先生書

竊聞上下之勢分易隔。文章之氣誼易通。蓋文章者。性情之事。苟以誠通之。其致也。可以格天地。感神明。貫金石。動蟲魚。鳥獸而況於人乎。況居其位而樹之風聲者乎。登高而呼。其勢甚疾。而應者亦愈速。故文翁治蜀。而禮教以興。范甯治交。而人文蔚起。苟稍稍有志於斯道者。有不以希聲附響。翕然景從者乎。維閣下白下儲精。黃山毓秀。以名科第。馳聲於郎署之間者十餘年。向在京邑。固已翹企斗山矣。一旦來守茲土。不數月而口碑載道。嘖嘖稱清慎勤者徧郡邑。而且他務未遑。汲汲以振起斯文爲首務。旣已封題各邑彙卷而棄取之矣。又集諸生扃門親試之。凡所取錄。及素所訓示。皆以蘊釀書卷爲兢兢。而又以所刻藏稿布之多士。以爲矜式。某嘗取而讀之矣。湛然經籍之光。灑乎史漢之氣。雖古作者何以過此。以此歎閣下之學。何其博也。閣下之才。何其大也。而閣下之作育人才。又何其誠也。其所感發而興起者。豈其微哉。潯陽爲古吳楚交會之區。山川之勝。甲於他郡。自漢晉以來。名宦先賢。及往來寄寓。如宋子庠。陶士行。庾元規。陶靖節。狄文忠。李少室。白香山。李青蓮。周濂溪。岳忠武。李忠文。諸君子。忠孝廉節。理學文章。後先相望。雖越千百年之久。其風流餘韻。猶有存者。而又加賢太守之振興鼓舞。以作其氣。其在譽髦之士。希丐一盼。以爲拜獻先資。其爭自濯磨固也。而豈但此哉。某竊有願焉。某自束髮受書。至愚極陋。質不及中人。然自制藝而外。詩古文詞。駢儷諸體。性頗近之。故自總角。受知於金海住先生。厥後歲科試。皆不以爲不可教。而棄之。而翁覃溪。趙鹿泉兩先生。尤蒙剪拂。然自爲諸生。潦倒者二十餘年。壬子鄉試。始見收於吳白華王乙齋兩先生之門。今因公車者。又十餘年。豈數之奇與。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斯言足

以發矣。憶乙卯以後。客都門者六七年。於覃溪先生學詩。於鹿泉先生學文。於白華先生學之。而又務博聞而強記。而又館於今中堂紀大宗伯之家者數年。以時數親其緒論。雖至愚極陋。不足以窺諸先生萬一。然每有所作。皆得以有所就正。又況久客都門。所交天下士頗多。風朝夕雨。促膝連牀。偶有所得。輒抵掌上。下激昂千古。至於酒闌燈炏。而猶不已焉。此數載以來。所取益者爲不少矣。及壬戌南旋。鄉里之間。淺見寡聞。誰可與語。卽議論偶及。又或格於一日之長。而彼此俱不得各暢其懷。嗚呼。此道蓋難言矣。夫處暗室之中。其慕光也若渴。決積滯之水。其赴海也必疾。困離羣。賦索居。倘有二三同志之士。雖百舍重趼。猶將載酒從之。希得一質以開其愚蒙。況乎積之以淵博。召之以至誠。而又樹之以風聲。近在耳目之前者乎。則黻之所感發。急欲就正以開其愚蒙者。舍閣下其誰與歸。抑黻又聞之。昔韓昌黎三上宰相書。白居易呈詩於顧著作。李太白上書於韓荊州。類皆以其所爲上之當事。說者以爲干進之私。未免唐人陋習。若閣下之於黻。非有衡文之任也。非有銓選之責也。分有尊卑。直父兄之於子弟也。學有先後。直先生之於弟子也。挾求質之隱。無分外之求。則與之可拒之亦可也。抑又何嫌。此又區區之意。所斟酌而後敢出此者也。數月以來。神志迫切。本擬執經隅坐。卽聆訓誨。奈俗冗羈身。未能卽如所願。茲特將近日所爲各體若干首。恭繕呈上。乞垂覽焉。伏祈賜以丹鉛。指其紕繆。使至愚極陋。有所裨益。則幸甚幸甚。

藍鼎元上張大中丞書

張清恪公伯行。巡撫關中。先生嘗從之。講洛閩之學。

伏自去冬拜別函丈。已經十旬。山川遼遠。未嘗肅東問候。疏慢之罪。莫可名言。二月二十六日。承辱書。召

鼎元卽赴三山。三月九日。又承來書。十一日。蒙本郡太守敦促起行。十二日。又接巡捕官傳諭。待鼎元正急。鼎元何人。感愧交集。深惟執事以中州大儒。倡絕學於海表。九郡一州之士。望門牆而不得入者。何可勝數。鼎元漳江小子。鹿鹿無有寸長。侍側一載。回家未及四月。又蒙屢次徵召。固宜聞命卽行。疾走七八百里。猶恐其後也。然而事有所疑難。欲陳於長者之前。則有瑣屑冒瀆之罪。默而不言。又有違命之愆。若執事肯加寬恕。略賜觀覽。知其實有隱衷。非敢有所希冀。則請得而言之。鼎元幼喪父。賴祖父及寡母。勉提攜。以至今日。大父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去日苦多。此境豈能長得。況自高曾以來。世以詩書爲產業。堂上有耄耋之親。郭外無升斗之田。筆耕舌耨。尙不足以供菽水。豈容遠適他鄉。以饜殮細事。貽老祖之憂哉。且所憂者尙不止此。鼎元有弟已長。而未成人。有妹愆期。而未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立。況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或忘。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旣多。未歸於土。淒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漣然下也。夫鼎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爲非義之獲。雖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冀者哉。所以孜孜汲汲。筆耕舌耨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親。無一毫願外之意也。少時狂妄。素爲文詞。自日侍執事。細觀先儒之書。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弟妹而不能爲之所。自逃其身於七八百里之外。以博美衣豐食。卽使學問宏博。推倒一世。執事亦何取乎此等人耶。昔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教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鼎元今日所以躊躇再四。欲行不能。明知違命而不敢顧。正深體執事之心者也。不然。

鼎元蓬茅下士耳。以大儒開府之尊。忘分而教誨之。豈不爲榮。又有萬卷足以供探討。良友足以資講習。豈不爲快。客歲追隨。獨蒙格外顧盼。恩禮之隆。常往來於胸中而不能去。豈忍久離左右者。今且勉強經營。若得苟完一二。卽疾趨赴省。恭承至教。固所願耳。平生恥言家事。雖親故有問。未嘗一答。曩侍執事一年。亦不敢稍露毫末者。蓋恐形迹之間。似乎有所希冀也。今承不棄。徵召再三。若復默默無言。則恐執事不知其所以違命之故。將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伏惟俯垂鑒諒焉。

錢大昕與友人論師書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於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有求於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於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墮。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

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麤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戇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錢大昕與友人論文書

前晤我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獲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闢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閒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釘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俳譚。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子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

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工者。亦非通論也。

袁枚答汪大紳書

嘗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閒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鼇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旣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殯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綱。戈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稊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

采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後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年。人類盡滅。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類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捨姑所學而從汝。

袁枚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采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子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闕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竄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

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内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明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采擇。

袁枚答彭尺木進士書

尺木名紹升。南昀先生之孫。工古文。晚年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子才素不喜禪學。故作此書規之。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語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後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

貧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辭以自解。此洪鑪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卽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如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參稽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盍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甯靜寡慾。有作聖基。惜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己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沈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汚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誤於理學。再誤於時文。再誤於考據。三者之中。吾以考據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據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據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尊尊。卽用筆平衍。於剪裁提挈。烹鍊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佹佹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權簿稱。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姚鼐復汪進士輝祖書

汪輝祖字龍莊。精於刑名之學。早歲而孤。母夫人撫之成立。及長。交遊既廣。哀其母之節。徧徵四方題詠。先生爲之作記。因賸以書。

鼐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鼐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鼐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鼐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況鼐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姚鼐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

絳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組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物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幸輔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願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

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俯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姚鼐復魯絜非書

魯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初受古文之法於朱梅崖。復從姬傳問業。後傳其甥陳石士。且介石士以見姬傳。新城之有桐城派。絜非倡之也。此篇具見當日論文大旨。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濔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

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爾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姚鼐答魯賓之書

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譴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愧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閱閱乎聚之於錙銖，夷擇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氣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好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

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

吳騫與秦小峴廉使書

嘗聞君子不以得位爲喜。而以得行其志爲樂。閣下蒞浙數載。無日不切切以閩閩疾苦爲己事。今茲司臬。凡沈寃滯獄。得荷平反昭雪。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乃閣下述懷詩。猶以豸繡無補爲自慊。閣下之用心何其厚也。頃偶讀王猷定軫石文。見浙江按察司獄紀一篇。其縷述諸慘。有非仁人君子所忍聞者。敢摭其厓略。以獻於左右。倘亦野老負暄之意歟。記曰。浙江按察司署。故宋岳忠武王第也。獄在司左。相傳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丁亥。余友朱子。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予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人初入。牢頭例索賄。謂之常例錢。金多者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則置一獄曰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溼。夏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逕黝黑。盤曲深窳。突有石門。狂狴守焉。門堅重。啓之聲如吼。陰風颯颯。自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旣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白晝鬼烏烏。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猷定之述如此。朱子者。名士雅。卽山陰朱貞毅先生也。昔宋荔裳觀察任浙臬。猷定爲此紀貽之。宋公之能用與否不可知。閣下文章政事。視宋公不翅過之遠甚。願更援此紀試更之於今。或有軫石所未能及者。稍有形迹。立爲剷除淨盡。俾陰燐毒霧。悉化爲和藹春風。則臯陶之祀。或有時

而闕公之德。浙人且百世頌之無斁矣。謹上不宣。

朱仕琇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吳名華孫官翰林督學福建時。朱公嘗出其門下。其曰必經夏邑者。朱公時適令夏津也。

仕琇於辛未歲修稟一封。想已達出吏後。聞世兄南還。謂舟行必經夏邑。因得披情愫。且附言請安。及夫自京師還。乃知世兄已於去夏南歸矣。仕琇疏悅不任世務。蓋久爲大賢所知。今置非其所。徒崇罪愆。豈能有所獲益乎。加連氣益蹇。受事之後。辦災築隄捕蝗。事變遞生。困頓滋甚。雖欲自拔。明出處之義。以審於德力之所安。蓋不可得。則徒爲靦顏昧心。苟安時日。以靜聽定命之歸而已。民俗旣益佻。而吏以武健相尙。則平日所志所言者。今皆不可行。若一順世趨舍。而不顧己心之安。惟取一切之便。又非其守之所出。以故進退無據。而去就不自由。徒傷惋歎。悼於命實爲之而已。昔歸震川令長興。慕爲循吏。徒益謗聲。究於志無所效。然後人誦其言。推其志。蓋無以罪之也。今仕琇闕冗。瑗瑣。豈敢上比震川。要其事有相類者。亦不能無望於後。太史公曰。使著書幸傳。以償前辱。雖萬被戮。豈有悔乎。仕琇雖困躓。猶幸待定命之有所歸。使得釋然自拔。失於此而得於彼。以卒就其生平之所志者。以終不負大賢之知。蓋有在也。然其繆戾不立。以辱門牆。亦已甚矣。言之祇益慚愧。惟念夫子仁仕琇於無己之心。必能哀其志。是以直陳而無諱焉。道路悠遠。瞻慕空切。伏願養志頤神。俾門下士永有所倚賴。仕琇臨稟不勝眷戀之至。

朱仕琇答魯絜非書

絜非名仕驥。新城人。嘗踰嶺謁梅崖於建甯。後又及姚惜抱之門。新城之有桐城派。由絜非啓之也。

絜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爲蒲稍馱駝者。何可當也。顧乃虛中下氣集善以自益。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過垂聽覽。採及鄙人。禮恭言重。當之惶恐。仕琇早孤。無師友所讀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雜以憂患疾病。考試嬉游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探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反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質諸己所有者。不能無異。顧欲與爲同。乃卒不得深言罷去。益用爲恨。今足下挾盛意以來。值仕琇耗盡荒落之餘。誠虛其來之意。顧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琇者。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殷然於足下者。殆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寄詩佳極。乃有文選風致。所示文八篇。輒以意評次。未知是否。今附寄上。因俗冗裁答稽遲。幸勿爲罪。

朱仕琇與林穆菴書

穆菴名明倫。與梅崖同年入翰林。爲山東鄉試主考。而梅崖以同考試官。相見於闈中。書中所言魏生趙生褚生。皆梅崖房中所得士也。

東闈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奪之者已衆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肝膈腎腸。彼此瀉注。一盡哉。回署協理河工。兌漕失宜。費約千金。臘底喪其家婦。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歡。而災禍相繼。真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謁諸生。趙生俊爽。魏生溫潤。若褚生爲人。稱其爲文。篤摯恬靜。真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

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相詫於巫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況下此者乎。故蘇枯噓稿。培植俊茂。使士憔悴而得所託。真仁人君子之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怠毋荒而已。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制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偶儻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燦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實諸百世而不虧何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數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彼自計其生得不腐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寂寞嚴君平沈冥。尤宜侘傺蕩墨。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曾不以後世之名概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卽汲汲圖名。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廣二騷。畔牢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桓譚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衆寡。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衆。故衛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關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閒人傳。如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眉軒心

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衆耶。仕琇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勞績隨衆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迹前賢。有負日月。因己之不肖。恐爲徒與累。更念大兄磊磊自將。年齒尙縮。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術又不雜不污。薰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衆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溼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愛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琇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闈中。丐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敵於後。願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愧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

朱仕琇答李磻玉書

梅崖以庶常散館。授夏津縣知縣。不合於大吏。改就教職。故書末云云。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樁柱百世之重。今繼嗣未立。誠可憂也。況孀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市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爲有以自置。自置者。世虛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還其訓詁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

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仕琇不善吏。擬於明歲歸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遡。

朱仕琇答王光祿西莊書

竊仕琇閩中之鄙人也。少未聞道。老益衰墮。貪食息苟。歲月於田野。不謂大人先生儼然推之翰墨之林。惠然收諸教誨之末。手書千里。示以讀書作文之法。誠仁人君子哀閔衰陋。有加無已之盛心也。詩曰：錫我百朋。易益之中孚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今閣下嘉惠仕琇。所以錫且益之者。不既厚且多乎。熟復大集。穿穴經史。剖別精核。其記序銘誌歌詩。法度不失。而風趣尤勝。欽服何似。承詢以仕琇所處。拘墟之見。豈敢上陳。要亦循古人所云。力體之時。憂其不足耳。古人所云多矣。體之無不驗者。而大旨則韓子所謂無人之見者是也。一技之微。古人嘗遺耳目爵賞非譽以求之。及其至也。皆與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伯牙學琴。成連棲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無人之處也。精神寂寞。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爲學之要耶。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蘇子由曰：文者氣之所役。太史公曰：讀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韓子曰：君子慎其實。柳子曰：文以行爲本。斯其爲文之要耶。誠知二者之爲要。而力體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慍。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聖人不具論。其有言立於此。而後事自應。世世可稱者。若遲任史佚。臧文仲。子產。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雜術。孫武之論兵。靈素之醫經。皆非有所專主也。然百世莫

能外焉。至眉山蘇氏於仁廟時爲興作之言。神宗時則進休養之說。皆隨時爲之辭。而學者或以病其言之不純信。他若劉歆陳元賈逵古學見排。桓譚鄭興非讖爲罪。韓愈以諱辨史册垂譏。歐陽修韓琦持漢議貽誚學者。是非之難定也如此。則所云切於時者。亦豈易言也哉。仕琇辱閣下。下意援接。故敢悉其愚竊見近時人不說學。士多疏陋。故豪傑之士。率以博覽自喜。夫經言精奧。史籍紛繁。加人自爲之書。與世而增。雖有上智。豈能徧理。至傳聞回互。文義點竄。先後相積。疑竇牛毛。但當存而不論。豈能窮其自出。古人於事訛誤。未有折衷者。但云當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誠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爾所不知。何此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近世士多奮其私智。以誣古籍。鑿空立說。徵引繁富。足佐其謬。其弊始宋之一二名人。自喜之過。後遂益甚。嘗怪孔氏刪詩書。古有是言。自司馬遷以來。無異辭。而近世有云詩無刪者。風雅頌之名。見於周官左氏卜商之傳。而云詩有南無風。司馬遷韓愈柳宗元李翱皆稱左氏文采。法其所爲。而或以爲衰世之文。漢初春秋學官專主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侑欲繼何氏作注。韓子與書欽歎之。而或直詆爲邪說。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自集一時屬官所爲。非苟作者。而或以爲章懷少年讀書不多。故多遺誤。又因嘉祐集目無辨姦。遂直指張文定墓志及東坡謝書子由志。文定之文皆爲僞作。其悍而自遂。無所顧藉如此。豈古人謹厚之義耶。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孤陋固不足以盡道。然苟況載孔子論士之言曰。不務多知。務審其所知。則所以主乎聞見者。必有道矣。古人治經。非專門名家教授者。皆取大義通。不爲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賈生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是也。故遷稱李斯知六藝之歸。固謂向父子揚雄爲湛深經術。謂優於其義也。至於

物名器械之詳。則季漢通儒徐偉長之流。亦知鄙之矣。學者幸不爲君子所鄙。又安畏世俗之譏耶。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於古人者。調劑心氣。誠一以出之。齋莊以持之。優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識其職。而不亂澹然各止其所。而不過。則雖尋常問訊起居之辭。而人寶之如金玉。襲之如蘭芷。聽之如笙瑟。味之如醪醴。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則以其心氣之清和惻怛。感人於微。而人樂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貴者人貴之。自愛者人愛之。傳曰。芝蘭生於空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斯所爲自著者也。後之作者。誇嚴自喜。動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爲皆依傍緣飾。以動於世。二者豈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於內足之餘。其言信也。後之人未必然也。而馳驚心氣。以逐於外。色取聲附。以事觀聽。中枵源醜。美先盡矣。又何以永學者之思慕乎。此仕琇有感於近世學與文之弊。妄獻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也。謹再拜。

朱仕琇答鄧副使悔菴書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琇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竊仕琇墜腫棄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績無書。罪愆日積。未省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末。遂復負寵恃知。屢蹈狂悖。賴執事憐念。不督過之。周旋數年。綢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垢辱。蓋執事篤故舊。恤其不及。發興枯痿。而慰其衰。以自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與於仁。其託夙昔之歡者。遂得厚蒙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爲畏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爲禱。屢欲修啟。因未審衙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閒。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署。惠爵秩書。

一帙。乃悉檠戟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尙祈執事鑒宥。臨啓無任惶恐。

洪亮吉與孫季逵書

季逵名星衍。精於治經。與稚存至交。未遇時。嘗同客畢秋帆署中。

季逵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尙旣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垂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感此數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備力之暇。餘晷尙富。踈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册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士。或懸心於貴勢。或役志於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於博奕之趣。畢命於花鳥之妍。勞瘁旣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閒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章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碁。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慰。亦惟敢告足下也。

洪亮吉再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僕行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上下今古。夜或秉燭。驅役魂夢。已昨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

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雖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遠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尚遲年載。當復移家近郭。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徒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籬。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篋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襲。幸蓄光彩。

邵齊燾答周芝山同年書

齊燾頓首。芝山九弟足下。得六月四日告。慨然增遠別之恨。頃以芳春。亟申歡讌。傾蓋投分。忘形定交。疏狂年少之時。慷慨立身之始。相與低昂。今古嗤慕。賢愚品藻。淵流銓衡。雅俗屢承直諒之益。不棄芻蕘之詞。或命駕不逢。則迴車靡樂。經旬暫阻。則採葛憂吟。於斯時也。松有悅柏之心。帶有忘腰之適矣。奉教日淺。歡娛未足。尋值吾弟熒熒在疚。望窮陟屺。行迫見星。嗟夫。嗟夫。此之別也。豈直絲路恆悲。關岳往恨云爾哉。啜泣城闌。含辭哽咽。停驂郭門。贈言悽惻。山川重阻。薊北極於周南。義望推移。出冰距乎流火。傷獨行之踽踽。望遠道之綿綿。追維曩遊。百憂集矣。夏暑秋涼。攝衛何似。努力珍護。勉旃自愛。弦望未期。風雲增愴。所冀思夢潛符。慈恩之遊有驗。春風捲地。中州之飛忽逢。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邵齊燾答王芥子同年書

芥子名太岳。與先生同年成進士。同官翰林。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後太岳再起。而先生竟不出。

邵齊燾頓首。芥子參政二兄。同年閣下。前者遠賜手書。兼辱狐白之貺。炳也從都門寄來。悉已拜領。成裘輕暖。良朋與共之風。加飯殷勤。遠道相思之字。珍荷珍荷。歲月如馳。寒燠亟更。起居何如。伏計萬福。齊燾去秋再奉恩命。中朝知己。數書勸駕。自念學業行能。本無足取。早蒙雨露。濫廁蓬瀛。至今扇影爐煙。渺然霄漢。書雲辨蠹。豈忘夢想。蠱上不事。殊非素懷。而身嬰痼疾。絛歷七載。胸氣不差。胛風頻動。加以偏親衰白。次子羸疾。事與意阻。竟成留滯。且道山册府。雖號優閒。載筆賡歌。事資華國。非可但糜祿賜。苟爲榮顯而已。若齊燾者。學本不豐。文思蹇澀。比久荒梗。彌成頽惰。縱加齒錄。以何報稱。加日眊戰。作字疏放。珥彤之職。非復所勝。以此更思。周任陳力之訓。深惟柱下。止足之義。每念身雖退閒。猶托舊恩。別異凡庶。姓名瑣末。蒙玉尊之記憶。時巡頌賚。預彤庭之分帛。其爲恩幸。撫已踰分。何意更希榮進乎。若謂盤桓不進。以爲名高於其乃心。翻其翻矣。辱閣下知愛。貴相知心耳。昔在京師。與諸君遊處。皆文人勝流。詩酒流連。亦可謂極一時之歡也。年在壯盛。未計其後。春花秋月。忽爲尋常。脂車屣履。視爲易得。猶或經旬曠面。踰朔方鼓。使知年事一往。良辰難再。雖夜夜秉燭。豈所惜乎。三復來書。重增感唏。情多地遐。所思處處。不獨於閣下然也。往時於諸同年中。商榷文事。倚撫今古。與以銅炳也。芝山元調。議論相發。尤多助益。然自度學淺才薄。終無所成。家居以來。每欲放意篇籍。離事遠俗。以保幽素。而終不免爲塵務所擾。又家事不可

屏除凌雜旁午。恆事鹿鹿。近又被病。心神解散。不復更能措意文字矣。閣下索其前後所作。欲相流布。方復許之。以遠到古人。期之以典型。後學談獎過實。將所謂愛而不知其惡者乎。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擗管含毫。遂無一驗。根柢疏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性既益懶。草稿多未存錄。重違來旨。謹繕癸酉以來雜文十餘篇。奉塵清覽。少塞厚望。聊存別後相思之資。庶當寡過。未能之驗。昔陳思定敬禮之文。昌黎改玉川之句。通人擊彈。古今所貴。脫垂糾正。啓其蒙滯。於萬里之外。獲一隅之益。亦索居之一快也。今春辱同年潘常州聘。承乏龍城書院。本無意遠出。蘇常接壤。歸省不越信宿。此可欣耳。先世本有遺產。足以自給。近旣分析頓減。重以積年。委托非人。耗失大半。素不工治生。方當隨事盡撙節之理耳。聞炳也歸計已決。當以夏秋促裝。家旣益貧。懷抱復多憤激。聞居殆非所堪。當復不免奔走於外耳。星岡頃奉使之揚州。未及一相見。甚悵悵。閣下乘時有爲。方大展所蘊。勉矣自愛。儻遂得移旌吳會。實所引領。書不盡意。惟增惆悵。

吳錫麒答張水屋書

獲讀手書。具言宦況。乃知門臨亂冢。屋繞叢山。幾幾乎青燐代燈。白雲同榻矣。寂寞之境。遷謫所悲。然計足下濁酒澆愁。蹇驢覓句。月來如客。花開當春。踵杜老之豪吟。點倪迂之小筆。亦無悶也。否則偕二三父老。咨疾苦。論桑麻。誼若家人。遊同鄉井。以云宦隱。亦固其宜。至於千金萬金之壽。眼花耳熱之娛。業當顏子坐忘。司空見慣。一覺揚州之夢。十年禺筭之場。豈猶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哉。如其蔗境能甘。強臺

可上則借回飈。階清漢。固亦大丈夫之志業耳。必謂仕須及熱。貴可因人。想足下抱純約之懷。負慷慨之氣。溪邊古柳。已怕折腰。簾外青山。將羞植笏。未有不思之爛熟者也。若僕者。賦惟窮鳥。泣似枯魚。文章既已遜人。經濟安能報國。印纒綬若久不關心。惟冀具菽水之資。了婚嫁之願。然後芒鞋拾路。落葉打包。猿鳥無猜。水雲得意。將因樹以爲屋。可縫芰而製衣。賦性之迂。實自知耳。方今大暑如沸。小年正長。楊有青苔。門無綠樹。言歸之計。徒切望遠之夢。或通何以解憂。託荷花而酌子。願言則噓。見荔子而畏余。札到經秋。書成維夏。火雲千里。舊雨一心。

魯仕驥上朱梅崖先生書

筠園先生梅崖兄仕玠也。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其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翱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礪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旣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筠園先生。是時先生遠宦山東。仕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飫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

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墮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冊。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繩削。伏惟閱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驥再拜。

紀昀與余存吾太史書

戴震字東原。著有聲韻考一書。曉嵐所欲改正者。當卽此書也。

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弁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一篇。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

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昉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昉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特布腹心於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是否可采。惟高明詳裁之。

林明倫答朱梅崖書

二月二十三日接得手書。知有子婦之恤。兼受辦公之累。人生拂意之事。於壯年時爲多。但處之能不失其信。則習坎心。苦我者無非成我者也。來書謂古之人制其心於不動不惑。夫心非可制之使不動也。有以燭其理於不惑。故不動也。吾兄見卓守約。遇此等事。自能讓之以德。既而忘之以文辭。想不爲此戚戚也。去秋奉使歷下。賴同事諸公贊襄之力。幸免隕越。所鑄闈墨。人人見之。咸歎異以爲他省不及。諸生來見者。多俊茂可喜。門下趨生魏生。尤秀出可敬愛。褚生學行過人。一領解而死。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聞其家甚貧。寡妻幼子。無以自存活。生舉其身。死卹其家。恐不能無累於吾兄也。近於敝篋中。檢得副榜崔生文稿。視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支。如讀章羅應舉之作。自恨彼時不慎別擇。不登此生正榜。因歎闈中校文之難也。明倫自回京師。往來撙節之餘。粗具車馬裘葛。此韓退之所謂小德者。思欲與一二有志者。講明實學。庶幾大德同所樂於人。適李郁齋在會典館。上命刻期成書。在館者自總裁官以下。辰入酉退。

無須臾之間。而陳繩庵二月旬日內喪其二子。意慘慘不樂。君家兄弟。又遠在數百里外。言無聽而倡。無和。是非無所與同。其蕭條寂寞之狀。兄亦可想見之矣。集序久已作就。無便可寄。制藝舊已有序。今不再作。自愧才力淺薄。斤斤模倣。無甚奇古動人。然論古人所以爲文之道。自有識者觀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也。古文自宋南渡後。蕪絕已久。其間作者雖衆。然知根本者。又苦才力不及。有力矣。又或恣睢浮濫。與道乖離。故猶未見有人傑然出而於古作者。並吾兄才雋思深。仕不忘學。令兄操行純篤。志道不疑。根本既深。枝葉自茂。則斯文之統。安知不在君家兄弟乎。願勉之。毋怠而已。

林明倫再答朱梅崖書

乙亥四月。沈榮至。接得手書。極承教愛。適無之東省人。是以遲久未報。今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謝君至。復接吾兄七月所寄書。及令弟鼎堂制義。讀之。彌增感愧。前書云。爲上官者。待屬吏宜恕。己及物。不可過於操切。此語以之責他人。則可。非所施於明倫也。自念居平接物。惟以至誠相與。遇小黠者。但令事辦。原未嘗過於苛察。而上官日憂其無駕馭之能。而督促之不已。今番被劾。其端委難以一言盡。然迂腐無能之處。未始不由乎此也。在浙三年。承雷副憲相待甚厚。其爲人縝密溫潤。刻刻不忘學聖人者。真可敬也。承索舊文。曾錄數首獻上。過蒙獎譽。相見語及古文。尤推吾兄作者。惟知己之難得。故並述之。袁守李公。過衢一宿。聞鄙人言論甚洽。政事則實無足觀。李公過愛。而吾兄過聽其言耳。願離任之日。吏民驚顧徬徨。意鬱結而不能舒。不知何德以與之也。俟部覆到日。卽挈眷回籍。自遭此番挫折。實頽然無再出山之志。正恐牽於時勢。行止不能自由耳。州縣雖果難做。然地方之事。一己可以自專。下不與百姓爲難。上不爲

上官所怪亦未嘗不可久處也。惟伯母年高可念耳。鼎堂制義雖未到古人處。然筆力雄秀。實近今所少。當始終勉成之。沈榮薦至常山秦君處。隨調瑞安。半年後卽辭回蘇矣。今不知其所之也。辱相知深。兩用紅稟。得非戲耶。今並奉繳。惟吾兄裁察焉。

王昶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秋帆嘗以涑水以後續之者薛王徐三家均非善本。乃纂輯自宋迄元故實。爲續通鑑一書。

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篇。惟舉要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卽屬以校讎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繁富。攷據精審。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略。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媿嬰洩忍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娼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刪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豔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啓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誦東林。某每見

必力陳其不可。蓋嬖嬰渙忍之習。千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與。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樗杌之狀。以勗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崩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敲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樞、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宗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做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伙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並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文章功績。自結於聖明。浩然孑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加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既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閒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冗。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嬖嬰渙忍。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王昶與曹來殷書

乾隆中。公爲刑部郎中。以言事罷職。往佐阿文成公軍事。時文成以副將軍出征緬甸。公從至騰越。

出銅壁關書中所言皆當日事也。

來書甚稱某詩奇雄。擲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公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而天因以降罰。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至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十年來。行己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愧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尚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行年四十。有六生一女。尚乏子息。家無儋石儲。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既得。又復摧挫隔閡。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劇賊壘。其間歷毒喝。陷泥淖。厲怒湍。踰重岨。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恆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託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效前二者之爲。鈞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耶。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煢煢一身。尚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嗜曉微。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筠心自華。復以文學表著朝中。文章之柄。旣幸有所宗主。儻緬曾悔禍。歲事某。

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償夙誓。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己審之。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棄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爲。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瑠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纘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罨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遊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愴怳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志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

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汪由敦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雍正時有詔釐定祀典。先生初入京。卽上此書。後五公並復。黃及陸湯亦相繼從祀。惟正學文恪文貞尙未耳。

前者伏讀皇上詣學聖諭。命議孔廟從祀諸賢。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表章儒先。昌明正學。惟盛世有此盛典。然採擇明備。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道術之至意。則實有望於主持風教之君子焉。竊嘗考之。漢儒馬鄭諸子。昔人以其有功經學。從祀有年矣。有明中葉。有起而議其人者。於是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改祀於鄉。夫馬融。王肅諸人。罪有大小。然指其過而黜之。不爲無因。五人者何罪哉。孔孟不傳之絕學。至宋而後大明。漢儒不足以窺其奧。然於諸子百家淆辭雜出之時。而獨抱遺經。固已聖人之徒矣。至論其爲人。則鄭衆奉使不辱。史稱其在位清正。盧植抗董卓。追少帝。忠節凜然。鄭康成著述尤盛。至使黃巾下拜。亦豈淺淺小儒云爾哉。乃以尊宋儒而盡黜漢儒。其見不無少偏。已黜而當議復者。此五人是也。至舊闕而今宜增者。則若有勉齋黃氏榦。朱子弟子中第一人。道脈家嫡也。其所詣可前繼羅劉。後媲蔡真。與程門龜山相埒。而從來無議

及之者。誠爲闕典。明儒如正學先生方氏。自幼卽有志聖賢。及其立朝。銳然行王道。與太平。臨難授節。合於殺身成仁之義。人但知其能死忠耳。不知先生不惟一死之爲烈也。讀其遺集。一言一動。必以聖賢爲準。於聖人之道。實能身踐而力行之。設居平世。獲考終。其文章必能追配昌黎。其事業必不亞司馬文正。況大節卓著。視仲子之結纓爲有光焉。正聖諭所謂扶樹名教人也。俎豆廟廷。實爲允當。又如王文恪公。潛心理學。根柢六經。集中著作。皆與先儒相表裏。顧因時文名重。反爲所掩。夫先生制舉之文。字字闡發精義。雖程朱復生。必許其爲經傳羽翼。而人品相業。俱有古人臣風。晚忤劉瑾。未及年而致政。竊謂公文章品望。足配廬陵。允宜一體從祀。本朝則有若湯潛庵。陸稼書。李文貞。諸公。皆當從祀。以爲昭代理學之倡。或疑潛庵近於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爲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祀矣。文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第聖世難逢。而盛典尤不數觀。自嘉靖釐定。至今幾二百年。方值今日。聞風所爲不能已於惓惓之懷也。夫廟堂闕議。非愚賤所敢及。然誦詩讀書。景行素切。適逢釐定之時。而以相質於知己之前。不爲好事。且老夫子以名賢秉軸。有總持公論之任。不可不垂意採擇。總憲朱公當代大人。司農張公文章宗匠。在班行實主斯議。雖蒙顧睞。未敢冒瀆。老夫子於聯袂接履之時。舉以相證。亦大儒先生留心理學者所樂道。而正人鉅公所樂聞也。不勝幸甚。

汪由敦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王鴻緒著明史稿。語頗翔實。後雍正初。諸大臣奉詔纂修。率據此本。汪公時以史事在館中。與同事諸人。自陳所見如此。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躡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專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何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例。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蠹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並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良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卽擬贊稿呈削。或俟閱章葉兩傳後再酌。合衆偏以成一。是恃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例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胥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

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然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亦似未盡。今卽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卽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汪懋麟上工部尙書陳公書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空陳公閣下。春初伏讀詔旨。知朝廷廣搜文學之士。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四海欣欣。拭目以賀得人。繼覽諸公卿薦疏。暨中外所舉。被徵者若干人。不才如懋麟。亦重辱閣下與大司馬王公之知。疏名入告。不謀而同。踧踖羞懼者累日。卽擬齋沐奉書兩閣下。具述所以不敢赴召之意。二月中。聞閣下有太公之喪。不敢卽通。重念懋麟無狀。平昔侍閣下側最疎。乃荷不罪。更目以非常。不敢忘。東芻載酒。匍匐越疆。弔哭於太公之堂。時聞閣下將歸。祇候四十餘日。冀得一而奉慰孝思。卽述區區之懷。又聞舟楫多阻。糧盡而歸。惟垂察幸甚。懋麟之不卽赴召也。大旨不過兩言。謂不敢忍之情。與不敢信之隱。父母之喪。不容假借。此禮之不必更言者。竊近代以來。奪情起復。號稱才能。始於大吏。近及有司。見於彈文。挂於部議者。累累猶視不知止。懋麟忍復蹈此耶。奪情之事。古亦有之。必將相大臣。身繫國家之重。如量錯父死旬日。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復起治丞相事。房玄齡蘇頌張九齡寇準皆帷幄重臣。願之而不可得者。豈後世故營祿位者比哉。閣下受恩兩朝。身任司空。當四方用武之

日。戈甲器用。一切取辦於俄頃。上方親爲簡任。責不可謂不重。任不可謂不專。而朝廷必聽閣下之歸。而不奪以非禮者。誠以此禮之不當奪。而亦知閣下之必不可奪也。且近日奪情之事。多見於外吏。不見於京朝。是禮法廉恥。猶在乎此也。懋麟縱不肖。忝竊近禁有年。顧忍蒙面自欺。託詔旨以希榮遇邪。所謂不敢忍之情者此也。凡人之才力。貴乎自審。僞託以欺世不可也。況欺君父乎。今皇上孜孜好學。求賢自輔。所望甚厚。所資甚遠。必如詔旨所云。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乃爲稱旨。則古今幾人。從來被徵卓然見於史冊者。亦寥寥矣。如東漢先後徵周黨王良。樊英徐淑諸人。不過布被瓦器。以名高。卒無奇謀深策。一時失望。見譏於范升張楷左雄之徒。唐開元初。因選敍太濫。縣令非才。召策殿廷。惟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此往事之可笑者也。惟元世祖徵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留心經學。不事訓詁。拜右贊善大夫。當今日求如因者。不敢謂無其人。然豈遂若是之多乎。倘不自揣度。因緣竊附。一旦放歸學問。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所謂不敢信之隱者此也。閣下知懋麟。懋麟不敢負。亦竊謂必如此。庶不負閣下之知。辱朝廷之詔。用自策勵。讀書進德。報國家以謝知己。實他日事也。今不敢遽必耳。炎暑方盛。伏惟孝履善保。尊重。臨書惶悚。

彭紹升答羅臺山書

臺山名有高江西優貢生。著有尊聞居士文集。

書中論文與道源流分合之故詳矣。雖然其於本末先後之辨。抑猶有未盡也。昔者聖人之於道也。既熟復於躬而自得之。懼後此之欲至於道者。瞽而迷其方。因卽其自得之實。宣之爲言。其言遠近幽顯不可

爲典要。而一本於人心之不同。然主於覺世牖民。範之於道而已。此文之所由立也。孔子旣沒。微言漸湮。羣弟子各私所見。離異其宗。子輿氏有憂之。述大學一篇。條目甚具。而其要莫先於知本。子思氏紹明之。溯大原於天命。著體道實功於戒懼慎獨。其末申言入德之方。僞引衣錦尙裝之詩。惓惓於闡然的然之別。其故可思矣。孟氏繼作。折衷羣聖。其言求放心。言先立乎其大者。其卽知本之謂也。孟氏沒。其傳滋益。熄。漢唐諸儒。沿流溯原。各資所得。著書以自鳴。及究諸儒生平所守。與所著書。能不詭於聖人者。董氏而止耳。王仲淹氏亦止耳。自司馬遷揚雄以下諸子。其所著書。於道卽不盡無所見。要未嘗深明乎本末先後之故。實措於躬行。故於道時有所虧。明蔽雜半。徒使後之學者。眩其瑰麗。汨道而豔文。亟亟焉以空文爲急務。非不知本之過與。宋興。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晦翁子靜諸先生作。實始抽聖緒。修明道教。其所資厚薄。與其得力淺深。固不能無小異。要其本末先後之辨。未嘗不同。而未流之弊。猶且騁虛談。溺誦說。二百有餘年。而陽明先生作。乃獨苦心畢力。擴清氛霧。揭致良知爲宗。一時之士。憬然覺寤。各思反求諸心。刊除枝葉。披尋其根柢。東廓念庵景逸念臺諸先生。遞踵厥迹。精思密踐。矩矱益嚴。誠灼見乎道之不可須臾離。語默動靜。一息不存。卽違道遠。而曠其官。故超然拓無欲以爲基。而與無聲無臭會其極。以近紹周程遺規。上續孔孟以來之正脈。衆人心之所同然。以復返天命於穆之本。又豈語言文字所得而承當也哉。足下欲以馬揚諸子系斯文正統。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將爲附庸與抑漫無差別。謂並軌而齊驅也。至若上下千百年間。躬忠信之質。履蹈繩軌。至行激發者。不可勝數。其爲三綱五常所系賴。顧不大哉。今僅僅以其詞之工者系於統。其德行修整文采不章者。將不得與馬揚諸子並。又非所以爲教也。且使後

世之志乎道者。將由馬揚諸子之文。上追孔氏。與抑將由濂溪明道諸先生遺書。反求諸心而自得之。以衍孔氏之傳。與覺世牖民。其專任又奚屬。與當不待煩言而決矣。紹升於馬揚諸子之文。誠心好之。顧其夙昔所志。與生平用力之地。則有在彼。不在此者。惟足下更有以教之。

李振裕答吳晴巖書

自僕在江左。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私心常念高風弗置也。令弟來辱惠書及文集。如獲面談。爲之狂喜。累日。夫高士之行誼。不見於世久矣。彼碌碌者不足道。如昌黎明允二子。皆介然以名節自負。而其上于襄陽田樞密書。猶不免近干進者之詞。誠有如足下之所譏者。然彼二子皆非無意當世之士。抱其才思有用於天下。固未可執隱士之所守以相責也。愚獨怪其既已讀書識道理。豈不能擇人而後言。而于襄陽以苛暴失衆心。田樞密處仁宗明盛之朝。前韓范歐富之間。碌碌未有奇節。皆非禮賢下士者。二子顧或卑其詞以求之。或抗其詞以脅之。彼不以爲諂。則以爲傲耳。其所如益困。又何足怪。故夫賢士與公卿大夫之相遇也。惟視其人。非其人則求者愈切。應者愈緩。是兩失也。苟遇其人。則在下者益以自高。而在上者益折節以求之。是兩得也。僕不佞。豈敢自附賢公卿之例。然於古者尊賢禮士之風。竊嘗心慕之。往者膺簡命視學江左。見士習之日卑。思有以振而興之。故於高蹈自守之士。尤加意延訪。非欲自附於折節之名。誠欲藉是以風厲學者。令知所矜式。而足下深避遠引。不肯一見。於此益知足下之所守。確乎其不可拔。視今之人。假高隱爲釣名者。相去奚啻霄壤。夫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乎與僕意相齟齬。然因足下之固拒。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以恬澹。則於僕風厲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此

爲文者大異。世之所爲文者文耳。不知其所以爲文之本也。古人云。文以明道。自漢唐以來。文之傳於世者。爲不少矣。其言豈盡合於聖人之道。然方其孜孜而求。矻矻而從事焉。莫不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吾將有以明之也。故雖詞之純雜不同。而就其所學。率皆本末燦然。體用具備。夫是故足以傳世而行。後之人弗求其所以立言之故。而徒工取於語言文字之間。則出之無本。言之無實。宜其與草木之華。鳥獸之音。同歸於腐敗而泯沒也。且夫言而誠本於道。則文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有宋諸儒。道莫盛於朱子。而文亦莫工於朱子。朱子之文。氣醇而理鬯。辭約而旨遠。凡爲文者。殆無以或尙焉。後世論文。稱韓蘇。而不及朱子。蓋以道而掩其文耳。實則其文固足以爲後世法也。足下之文。法本於韓蘇。而理則一衷於朱子。凡所言者。皆以闡明絕學羽翼六經之旨。憫流俗之日非。而爲講求於理教之淵源。慨異學之以僞亂眞。而辨晰幾微。令學者毋惑於所向。其敍事諸篇。尤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非以明道爲己任者。能如是乎。世常云。古今人不相及。足下之文。其縱橫詭變。於古人誠不知何如。至於晰理之精。衛道之力。則昌黎原道諸文。或不及焉。而明允之論六經。又無論也。夫見道明者。其制行也必嚴。以正。然則韓蘇二子。所以汲汲於求人。而足下所以能遜世无悶者。其所分蓋在於此矣。季野先生文博而不雜。深而不詭。讀之良用歎慕。足下之家學淵源。豈偶然乎。足下他所著述甚富。其明道之功。必更有大焉者。惟望廣而傳之。以惠來學。臨楮無任依馳。

楊繩武與友人書

某頓首頓首。謹寓書於某君某君執事。某自聞先慈之訃。匍匐南歸。嗣遭先君之變。大故頻仍。焚瘞鮮民。不復與人世相關。兩年於茲矣。而執事輩遭遇休明之運。俱以文章學問。自結主知。相繼持使節。出宰文衡。天下之士。望風企慕。祛固陋之習。奮經術之用。下爲氣類之楷模。上酬明良之知遇。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某雖視息陳人。湊聽之下。亦當額手破涕。爲執事志喜。爲斯文稱幸。仰企何似。然而朋友之交。道貴責善。義在忠告。茲有一事。不能以竟默者。惟執事察之。某聞之古人。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君子不以夷險易節。不以盛衰易心。故師友之誼。與君親並重。而榮枯患難之際。尤人品厚薄之所由分。而衆論觀望之所叢集也。竊聞澄觀師以衰老乞身。杜門掃軌。不見一客。大臣引退之義。自當如此。而執事輩奉命以後。出都以前。竟未一登其門。投刺告別。未審何故。夫此一造門一舉趾之勞。於禮似爲末節。在澄觀本不借此爲榮。亦未必因此介意。然而執事榮枯之見。厚薄之分。流露於此。君子觀人於其所忽。正不可不辨也。執事向舉進士。俱出澄觀之門。知己之感。國士之遇。不可謂薄。東閣談論。後堂絲竹。亦嘗親預其盛。往來之迹。不可謂疏。今澄觀初解相印。而執事遂搖手相戒。裹足不前。又彼此效尤。先後一轍。誠所未喻也。或謂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古人所譏。此義各有取。非是之謂也。謂夫奔走權勢之門。如季長之失足。梁冀子厚之諂附。叔文誠不免爲士論所嗤點。澄觀執事之座主也。執事受知以文章。誼在夙昔。澄觀公清廉慎。世所共知。又當避賢罷相之日。執事何嫌何忌。而援此以自解乎。如謂澄觀近日勢涉危疑。恐有波及。故先自引避。尤大非也。漢京兆楊政。師事代郡范升。升爲出婦所訟。繫獄。政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叩頭請命。詔赦楊生師。政由是顯名。司徒歐陽歛坐汝南賊罪。下獄當死。諸生平原

禮震詣河內自繫。上書求代。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訟固之枉。河內趙承等亦要斧質。詣闕通訴。由是赦固。又太尉楊震忤樊豐耿寶等。死夕陽亭下。停喪道側。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卒改葬震。李固旣被難。門生王成匿其少子。變姓名爲酒家傭。而身自賣卜於市。冀誅卒還鄉里。此皆當患難之交。生死之際。禍不旋踵。而篤於師友之誼。慷慨激發。植節矢義。況師門無恙。不過角巾東第之日乎。今澄觀雖罷相位。溫旨留備顧問。本朝綱目疏闊。優異大臣。恩禮備至。與東京事勢懸殊。使王成虞放禮震諸賢。生今之世。執義終始。豈顧問哉。君子不責人以所難。藉令澄觀今日亦有楊震李固之禍。范升歐陽之獄。屬吏門生。勢同瓜蔓。而必執古文奇節以相繩。謂當伏闕訟寃。亡命赴義。誠知其過當。今事不至此。而妄自菲薄。曲爲顧慮。昧名義之防。蹈儉陂之習。徒使漢世獨行之儒。去人日遠。而後生輕薄之士。藉爲口實。此某之所大懼也。天下惟市道交。朝滿夕虛。挾所求而來。失所求而去。故魏其失勢。賓客故人。稍稍引去。灌夫爲之發憤。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其門。及廢。可設雀羅。公因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貴。乃見交態。嗚呼。盡之矣。然此特勢利之尤。市井之行。士君子之所羞稱。執事皆讀書負衆望。高自標置。平日怱世俗之澆漓。慨人情之反覆。輒掀髯抵掌。思欲一砥其末流。而一旦利害之念。戰於中。炎涼之見。紛於外。不能自克。遂至於此。蹈翟公之所指斥。蒙灌夫之所詬罵。豈不惜哉。某與執事輩。叨附同譜之誼。辱生平不我鄙夷。相與砥厲名行。迂拙愷直之性。亦素所見明。故不避忌諱。爲執事一進其藥石。以竊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倘執事別有所以自處之道。爲某之見所未及。亦望悉以教我。幸甚幸甚。

梁機答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阿叔躡躡名場。幾三十年。幸際聖朝。備員中外。中間爲當路喜怒所中。年方知命。退託山林。浮雲翳蔽。不仰紅日光輝久矣。雖江湖魏闕。念何敢釋。而引分守拙。日惟學易以求寡過。亦遂有終焉之志。邇者詔開博學鴻詞之科。羅淹貫之士。以昭文治。潤鴻猷。海內夙負博雅。沈滯未達之耆舊。早歲慧辨健文通藝之英銳。與夫失職能文章之臣。思用其所未足者。莫不峩冠振策。欣然自慶。其遭逢而聖朝所爲殊科優擢。一試卽列之清要者。凡以液經腴籍。派注百氏。絕遠章句之墨守。自非耳目聰明。思精慮固。啓秀披華。窮年累歲。則茫乎不得其岸畔。故由其藝。遂以通知古今而近於道。卽以助流政教。雖沈實高明。不必齊其類。而兼其所長。要其人皆未易才也。汝猥以阿叔素號多聞。又爲朝士所推。致書惓惓。勸之就試。意良厚。願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出處大節。詎容苟違於道。阿叔弱歲遊輦下。與時賢豪角逐游藝之場。自顧胸中亦頗有知識。棄置以來。雖不廢藝術。而道心頗重於所慕。固有一率履不敢越者。以是爲學之本也。頃聞明詔未嘗不爲天下之績學者慶。又未嘗不爲己之處地與勢惜也。蓋欲阿叔之就此選。其不可乃有三焉。夫工文求舉科名時事也。希尺寸以基遠大。不得而不能已焉。乃其分也。若已列朝簪。不能奮力功名。有故而去矣。方當思過之不暇。不然。旣俯仰可自安矣。則益志道樹德。以謝當時之望。用舍一聽之世而已。無所容心。此君子處棄捐而隱遯以自強之正義也。乃欲復以語言文字爲梯榮之藉。縱不自醜。故態能免。高人鄙笑乎。其不可一也。往者康熙己未開是科。亦并及失職之臣。當時但詔內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惟天子親主之。就之猶可也。今在外則先試於督撫矣。此在朝廷恩意闕徧。必俾之

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惜國體。則一揆諸埋道以爲避就。阿叔忝竊侍從。在詞科。屢經御試。曾邀殊恩。受敕命官。雖降調而故階尚在。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子。低首下心。搖筆咿唔。塗鴉於戟門之內。其顏之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朝廷。而朝廷又焉用此不自慚之博學鴻詞爲也。其不可二也。且是選也。爲其道乎。爲其藝乎。藝亦道之寄也。然終不可以爲道。而聖意則有微旨矣。夫上以藝求之。所以廣進賢之路。使不致格於所難能。而下以道應之。所以著能賢之實。卽以體曲成不遺之意。而隱致其敬君之誠。弋帛蒲輪。古來微隱遜者。以道不以藝也。如以藝。則功名之士耳。顧躡嘉遜之跡。爲慕道之人。猶懷鉛挾槧。角藝以干進。古今曾聞此有道之隱遜乎。此又北山之文所不屑移者也。其不可三也。蓋古之君子。道洪德滋。而學淹貫。雖窮居不得志。而期於出而有爲。致吾君吾民於唐虞三代之隆。其本願也。曷嘗以學之淹貫爲能事。以自長。與徒以其學友教士大夫爲樂哉。然往往事會所際。長慮卻顧。卒於不前者。審地度勢。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則不固其學。將生平萬卷。更無一字。養氣十年。更無一息矣。顧不大可惜哉。至若山澤之臞。果於忘世。或一往不返。或作達自放。如梁鴻嵇康之流。皆矯激以自異。固於道無足深取。愚之三不可。其理明白易曉。其情勢有識所共諒。要於道無敢苟而已矣。豈與夫五噫七不堪者之詡詡喋喋。外道以自高也耶。汝在仕路。貴游多高明。試出愚言質之。并以謝勸駕諸君子。當不至河漢而不謂然。蓋人心之同然者道也。況在正誼明道之君子乎。來書云。思得與阿叔從容朝夕。所成就必大進於前。嗟夫。南山未釋耕鋤。西笑長安。空留望眼。會合固難前期。然神通於思。苟卽愚之三不可而擴之。是亦精進器識之一道也。因家人來。特布區區。期在遠大。北望遙懷。不盡。

蔣汾功救荒投當事書

伏以荒政國之大事也。某愚生未任民社之責。詎足以知當世之務。竊觀今日所行。多與古人異者。敢率其管窺。以具論當世之得失。惟仁人君子擇處其中。幸甚。蓋今之法有三而已。一曰禁糴。其法曰。凡境內之民粟。無與外邑。違者罰。愚竊非之。天地生財。共相流轉。境內之粟有盡。而外邑之來者無窮。境內既不往。則外邑亦不來。是自蹙其生路也。一曰平糶。凡境內之粟。酌其價。每石若干。多者罰。愚又非之。諺曰。價高來遠客。言四方聞者衆也。聞者畢來。物將自賤。今務抑其價。則聞風必無來者矣。直相視於境內之民。彼富民非盡無良也。人情莫不先己而後人。彼亦豈能常自保。惟堅閉不出而已。一曰勸分。二者令既不。行。縱行無益。於是量其家計。科某戶若干。違者呵之。曰。爲富不仁。愚又非之。彼誠不仁耶。長民者自治之。無庸假手於勸分也。富民亦有二。其不肖者。或因以爲利。若賢者未始不願施。而恩自上出。則其心不服。且富室貧之母。而游惰者。先王所禁也。旣用勸分。則游民愈得志。而富人反若有陰事爲其所持。推其心。直欲使偕貧而後已。此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今貧民旣已生心。而富民又偃蹇不服。其勢相持。務必有攘臂揭竿。以禦人於鄉曲者。長奸誨盜。非細故也。竊以謂今日之患。惟在無誠心任事之人。平時積貯。旣與吏胥相侵漁。一遇天災。拱手無策。又見富民少而貧民至多。富民常自愛。而貧民一無顧忌。洵洵勢難驟回。聊以嫁禍而苟免吾責耳。豈真有愛於貧民也哉。且執事近日屠禁甚厲。果如所禁。亦足干天地之和。何者。禁屠則必私鬻。聞之私鬻者。必閉其口而屠。則豕之死愈酷矣。或不幸爲吏胥所獲。則攘其肉。而屠者予杖。夫傷人不問馬。聖有明徵。今以殺畜之故而傷人。無乃與此異乎。狗彘食人食。則檢之。未聞食狗

姦而罪之也。某幼讀孟子嘗疑梁惠自詡以盡心及思其移民粟於兩河而民晏然聽命當時必具有經畫。特所行皆補苴末流而失其本。孟子猶且非之。今欲求如梁惠之盡心何可得也。竊嘗妄論經濟不本於性情。天下必無善治。誠心任事者。其性情存焉爾。性情所存。雖損己以益人。猶將爲之。奈何乎。損人以自便其身。嫁禍以要譽於民乎。爲今日計。必先稽積貯。積貯不可恃也。則貸粟於富民。多寡聽民所自出。官給以約。令於秋徵時按數捐其所輸。輸稅必有費。以白易糙。異日準其兌費之數。則彼固已獲息矣。且大署其名曰某戶某月日貸米若干次第書之。以爲衆勸。以爲民德。則富者不亡厚寶。而兼獲美名。人孰不爲也。然而設簿置胥。則出納期會間。吏卽緣之以蠹民。故夫誠心任事。雖非一耳目手足所能辦。要必時鉅於心。弗假吏胥以權而可。或謂若此。則便於富民。而大不便於執事。是不然。爲政而思自便其身。茲民所以無所託命也。古之宰天下者。有言曰。天下匈匈。某當受難。宰郡邑者。何獨異焉。且執事於民。則父母。而富民猶戚族鄉黨也。子有疾苦顛連。坐視不一引手救。而諉諸戚族鄉黨。自謂得計可乎。或謂執事乘權而布。今苦乃爾。後殆難爲繼。是益不然。夫權者勢力所存也。順民欲而導之。則甚易而有功。拂民欲而強之。則相激以致敗。至其可繼與否。在人所自處耳。計執事一歲秋徵之羨。不下萬餘。韓文公所謂費閣下一朝之饗而足者。以今計之。未及費執事半歲之羨。已辦此綽有餘裕矣。且上官聞之。必多執事之治行。寧轉有督過於執事。執事省上官之奉。以益貧民。當亦上官所心許。縱其以此獲戾。當亦執事心所安也。今使長民者。義形於內。奮不顧身。至誠惻怛。以紓其艱。則富民之願施者。將不令而自行。薄味省愆。痛自刻責。以答天譴。則屠沽吏胥之作奸者。亦將不禁而自止。匹夫爲善於家鄉之民。猶有聞風畏慕者。

況仁人君子居高而倡者乎。若夫救災之道，則有宋名賢成法具在，倣而行之，斟酌變化，非難也。然不得其人，猶之無與耳。其他利弊纖悉，有未能更僕數者。康熙四十八年五月日，邑人蔣汾功謹具聞。

張惠言與左仲甫書

仲甫名輔，治霍邱，有善政。後官至湖南巡撫。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車，水而資舟，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

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錢寶甫與吳侍郎書

聞閣下未到京。卽拜少司馬之命。旋即命爲倉場侍郎。恩至渥也。遇至隆也。諒閣下必有所以仰酬高厚者。顧念倉場爲天庾重地。積貯在焉。糜祿出焉。日久弊滋。始也旗丁受其累。而卒也百姓蒙其害。敢爲閣下陳之。夫漕務之不清久矣。屢奉明詔。而終不能掃除。而更張者。何也。嘗見十餘年前。州縣辦漕。必肥其家。卽吏胥亦無不驟至數萬金。今則不然。上官不索州縣漕規。而州縣常不足。州縣必藉吏胥舞弊。而吏胥不樂爲。其故由於漕之浮收。不能欺上官。每取所浮以補通省之虧空。而州縣之入囊少。亦不能欺旗丁。每視所浮以索兌漕之費用。而吏胥之詭計窮。近時兌費頗增。各省皆然。卽以江浙言之。一縣以萬計。一省約須二三十萬。旗丁之日用。不過十分之二三。乃自押運幫官。以及巡漕總漕倉場各衙門官吏。在在皆有使用。而倉場爲尤甚。使倉場吏胥之欲飽。則泥沙皆好米也。吏胥之欲不飽。則好米皆泥沙也。其權之重如此。且夫州縣不能違拘旗丁。但願速兌。而費有所不惜者。督撫司道不能深知也。旗丁不敢違拘倉場。惟恐不收。而費有所不惜者。倉場總督不能深知也。旗丁不得不需索州縣。而州縣之浮收有名。

州縣不得不浮收百姓。而旗丁之需索有名。其勢相因。其弊相仍。有必然者。夫江浙爲膏腴之地。財賦甲天下。然而數十年來。十室九空。不遇凶荒。斯可耳。若連年歉收。將正賦之不足。而尙可浮收乎。不可浮收。而有不得不浮收之勢。縱不至激而爲亂。而百姓之生不日以蹙乎。設欲浮收而不能。旗丁免費不敷。因而誤漕。其害更烏可言。然則欲州縣不浮收百姓。必先使旗丁不需索州縣。欲旗丁不需索州縣。必先使倉場不需索旗丁。或曰。倉場以下官吏。不下數萬人。苟盡去其弊。將何以爲生。寶甫以爲旗丁需索州縣。必有一二狡猾者。包攬一幫之費。而其餘則拱手聽命。倉場吏胥之需索旗丁。其技亦若是。閣下第察其爲首者懲之。毋苛求。毋過急。但期於事有濟於百姓有益。是不必盡去其弊。而弊已無不去。若以姑息處之。則此數萬人者。藉此存活矣。而有漕地方。民之困於浮收者。奚止億萬人。以億萬人之性命身家。而與數萬人相較。多寡輕重之間。非身當其任者。所宜詳辨者哉。僻處鄉里。知其大略。不能悉其細微。閣下爲朝廷重臣。所任甚鉅。而寶甫於閣下。受知最深。姑一舒其狂瞽之見。試訪於衆。而以寶甫之言爲是者。則取而參酌行之。否則亦等諸無稽之談。存而不論焉可耳。

陳文述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某之來袁江也。在五月初。其時淮黃並漲。洪澤之水。一丈八尺有奇。爲從來所希有。五壩啓二。淮漲未減。而荷花蕩已決口矣。執事者議開王營減壩。以洩河漲。議未定。而壩已決。河水驟掣。由海州亦塘河入海。淮漲亦減。於是羣以爲機勢順利。靚爲改道之議。大府據以入告。聖心軫念東南之民。日與魚龍相鄰處也。因機勢順利之奏。製爲黃河改道議。以頒示督河諸臣。而實則機勢順利。僅就決口形勢言之。卽分探

水勢之官弁亦僅至響水口而止。以下三百餘里均未日擊能改與否。未有真知確見也。近以上游郭工告潰。減壩水勢少緩。數月來未暇議及。然某博采輿論。有知其必不可改者。祇以位卑言高。易蹈妄言之咎。且河庫談觀察力主改道。有必應試行之議。故緘默而不敢言。而又不能終於不言也。管見所及。敢爲閣下陳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數萬家之田廬墳墓係之。婦子老幼轉徙流離係之。途長工鉅。施築不易。帑藏所需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不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知也。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仁也。此談觀察之過也。夫所謂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經。必由海州所屬之碩項湖。碩項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經此入海。匯成巨浸。汪洋百餘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於中種麥。麥後水至。不及種秋糧。亦謂之一熟地。今議改道。則將使蒙沂之水。避河流由他途入海耶。抑將使黃河合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將於此湖中百里盡築隄岸耶。抑任其泛濫耶。蒙沂改道。固無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則下游河身甚仄。泛濫必廣。設立隄岸。旣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勢低下。必高至數十丈。而後可。方今汪洋巨浸。於何施工也。凡此皆窒礙之顯然者。且當日改道之議。以河流湍急。刷淺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數月矣。減壩當湍激之衝。其淺如故。則土性堅實。不受衝刷。是其明證。閣下懷忠愛之忱。負人倫之望。爲大府所引重。則曷不以不能改道之說。進於大府。碩項湖情形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不待知者而決也。特苦於未知耳。否則或以爲譎語之非實耳。則曷不按之圖書。訪之老於河工者。并委大員親履勘之。能改與否。可一言決矣。誠知不能矣。而不急圖變計。非欲置田廬墳墓婦子老幼於洪流巨浸也。亦非別有良法也。特以業奉御製改道之說耳。

王曇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句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私語曰：王之形不彙，長頸而烏喙，難既戡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已具，且適他國。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要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剋爲書致大夫種曰：天惠社稷，以復其疆，闔閭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潰淅，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功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賢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畀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微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蓋言慎也。以德事人者，襲茵而寢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巉桌而闕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重裘，所以爲儀也。披貉以暑，亦無慊矣。追險逐巖，降陸而食，不滿一孟，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舅犯還壁曰：臣負羈絢，從巡於天下。臣之臯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既伯，賞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蠡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無不利。其自竄於阱曰：人實擠我，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體，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蔑成。余其遠乎？子思所以自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奈王之無臣也。王且圖霸，王且圖霸，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王曇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昌國君園莒經年不下。莒大夫乃遣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黎。智不明幾算。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捐必有所償。勢之所去。則徼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凌厲而從之親者。非力之不足於齊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弭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甲。則筋角旃裘狗馬充庭矣。狐涎數載。不敢牧吾郵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以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兩海。閱數千里。彌月一鬪也。又不然。亦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爲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讐於齊也。謂燕卽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糜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撼金城耳。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馳瓦解。淪胥以之。士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憬然而悔禍者。又況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而擅於己利。不分於人。強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并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君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爲天下笑者。何也。是卽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爲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

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搏。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三敵韓。折二敵魏。五分四裂之。尚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卷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爲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遄亡耳。誘之以東帝。餌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遄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求於取償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獨不聞之乎。尾大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足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肯勢而圖功。不肯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晝邑之令曰。不下。我且屠邑。旣又虔劉我人民。戮我卽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輦轂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爲君之計。莫若審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蔽也。齊入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蔽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爲天下之招矣。必析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爲捍圍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於道。亂而討之。來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聞。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聞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

之。不以善息。少焉一發不中。皆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釁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背城借一。雖小莒卽墨。不過二萬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反也。不數日而齊封之王。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舒位與陳孟楷秀才書

承贈詩送行。並勞走別。心根於性。情見乎詞。感甚感甚。今之後生。不患才少。而患其學術之疎。然大雅未衰。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足下當不妄自菲薄也。前詢北直水利。適僕爾時氣逆神渙。不能終竟其說。乃僕依北人。昔嘗留意於此。三十年來。從無與僕議及之者。今足下一旦下問。心輒怦然。蓋燕雲十六州。僕少年車馬三四往還。知其無處不可興水利。特當事者畏難苟安。不爲慮始。而北方之民。愚惰相半。有田不耕。有籽不織。坐俟三冬之雪。仲春之雨。五穀勃然。相慶收穫。設使天屯其膏。非澇卽旱。男女嗟歎。併命飢寒。弱者溝壑。壯者四方。其弊若彼。而其患若此。則惟水利之弗講也。夫古之王者。多在西北。黍稷桑麻。未嘗不備。則信乎其得水利也。今雖井田旣廢。屯田可行。屯田興而水利出焉。僕又知燕雲十六州之地。無處不可屯田者也。夫事之遠且大者。非一朝一夕之功。非一手一足之烈。今誠能儲其說以待之。後必因其利而用之者。足下年富力強。好學不倦。何不乘此三餘。取諸史之行屯田者。一一摘出。參之以經傳中。溝澮之法。證之以郡國利病書所論。窮年累月。著爲一編。勝於議保甲。志武備矣。又酈氏水經注於西北。獨詳。近東潛趙氏所刊水經注。極稱精博。其各史郡國地理等志。亦宜互證。至三國十六國。洪稚存太史。

有疆域志補一書。頗爲賅洽。可以依據者也。明史河渠志。亦應考索。以時代相去未久遠。河道亦大同小異。而北方之水。以河爲主。由屯田而及治河。由治河而及海運。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故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屯田之法。寓農於兵。此儒者之立言。非處士之橫議也。泊舟丹陽北郭。夜雨浪浪。不能成寐。燒燭書此。以理前說。於抵真州日。封寄足下。冀補聰明之萬一。

謝振定答李喬生書

振定頓首。問喬生大兄。同年近安。秋杪得手函。捧誦十數過。不能去手。知吾足下之所以相期。與振定之所以自處。議殊而理一。非知我之深。愛我之篤。不能爲此諄切詳至之言也。振定少時。誤以程子玩物喪志之說。於史學甚疏。邇來悔聞道之淺。繙繹諸史。切而求之。頗有會心。竊以古人建功樹名。皆其平生之學問經濟。足以涵蓋於一切。而偶然適逢其會。舉而措之。故能乘時利用。自致於不朽。而固有幸有不幸焉。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淮陰不得國士之目。武侯不遇三顧之知。與餓莩農夫。相距不咫尺耳。留侯鄴侯。投之所向。而自然符契。不可謂非天也。而賈生治安之策。宣公奏議之陳。賈讓言治河。江統論徙戎。皆不得施之於用。是豈其闕於識哉。亦其時則然也。且天下固有無用之用者。如管甯郭泰孫登陶潛之流是也。彼其初心。非徒自適其適。而無意於人世者。出處之故。蓋難言之。昔孔子周流。心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其自許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傳食諸侯。不以爲泰。而其語人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賢之抱負。可包乎今古。而不能與天地爭治亂之權。浮海居夷。其不得已之苦心。爲何如耶。況夫矯矯自好之士。自揣其致主安民之術。萬不逮孔孟氏。而顧虛與委蛇。與人俛仰。徒喪其守。而無濟於物。徒

貽後之識者。誚讓之資。吾知其必有所擇矣。於是遜世不悔。令天下後世。知爲士之重。不可以位縻。不可以勢奪。而世之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者。猶可惕然而知所警愧也。然東漢士高節義。而遂生清流之禍。北宋道分洛蜀。而致釀黨錮之機。至於東林幾復。遙制朝權。君子自爲務異。而小人從而媒孽之。爲一網打盡之計。其害乃及於國家。尤不可以不慎也。然則一龍一蛇之道。莫如用悔。和光同塵。知白守雌。非夫人之本心然也。今力不能如卜式之助邊。復不能如士雅之擊楫。亦惟順時履正。聊以卒歲而已。若夫昏夜乞憐。以僥倖於苟進。捫心自問。或不至此。足下亦或諒之耳。因來書切至。故略申其所見如此。希教而正之爲幸。兒子學業未至。勉強逐隊觀光。點額而退。令其自愧耳。其與尊世兄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茲因劉厚田漕使之便。率函佈候。願珍重不宣。

徐侃答鍾明府問利弊書

某屏居鄉里。久不復詣縣庭。側聞循聲播於遐邇。因欲望見顏色。竊蒙不拒。又以利弊爲詢。此謙謙之盛心。而近日之僅事也。倘漫不裁答。是不以明問爲重。而虛愛民之至意。且自擯於賢者之左右也。言而不審。是滋事端。且擾民也。謹據所見。杼一二以對。竊見明府爲治。以儉約爲本。此檢身之先務。而政清之由也。漢龔遂守渤海。齊俗奢侈。躬率以儉約。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國朝如于清端公湯文正公。其鉅德重望。不必以儉德顯。而其省身之約。世皆知之。爲時名臣。明府去歲以事行鄉。民供一雞不受。歸其直。此懸魚留犢之意也。某親見之。駭爲未有。又常平倉之粟。奉檄未取用。夏散秋斂。事集而民不病。公私便之。又聞下車以來。公庭無留獄。大小曾不數日而判。民無守候之苦。吏胥不得輾轉爲奸。此極盛德事也。以此

公正何利不興。何弊不除。顧古人有云。利不十。不變法。謝方明治郡。宜改者。則以漸變移。使無迹可尋。誠以興革之難也。況限於時。格於勢。雖有美意。孰能自便哉。然而興革二端。興利難於除弊。有心於治者。言興利。不若言去弊。弊在地方者少。而在衙門者多。在愚民者少。而在吏胥者多。此古今之通弊。而明府之所洞悉。不煩觀縷也。方今連歲有收。百姓粗安。又邑地僻小。無大豪猾武斷凌虐。而吏胥亦皆望風畏法。如前時春秋收徵。曾未十數日。而新者已墊交舊款。反緩舊者。有以爲之地。而墊交之新者。多愚懦故也。墊則索直數倍。且以一索十。愚民聞墊交。則膽落。板串行。而此風息。倘未卽淨絕。乞一飭之而已。上江十七州縣。有運丁快家。運丁有屯田。足辦事。快家無屯田。自楊清恪公奏快運並簽。而快家困。快家輾轉板害無已。而一邑困。且有挾仇誣指爲快者。事未白。而家已破。實可憐憫。在明府無不周悉。倘有此等乞一禁之而已。至地方之害。不過游民生事。甲長科派。此輩在今。已知惕息。倘更嚴示。掃迹盡矣。凡此所見。皆非大故。卽一紙示知。其事集矣。若邑間社倉之事。其弊已久。愚以爲在民。不如在官。在官不如歸併常平倉。爲便利焉。衣食滋殖。文教繼興。長養成就。實仰明府。不在修名。而在務實。不專在文辭。而兼在通經飭行。讀經而知聖人之意。飭行而修君子之行。譽髦斯士。於此爲盛。常衰一至閩。則有歐陽詹其人。何武一至楚沛。則有兩唐兩龔其人。文翁專以興學冠西京。循吏之首。河南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不過一薦賈長沙。如蘇明允以文顯。其初受知。猶推本於安道。孫明復以經教。猶推本於范文正公。如此者。不能盡舉。一賢興。則衆正起。一身教。則羣景附。如金受鎔。如土在範。不虛也。至荒怪虛渺之事。某雖不肖。能自信之。百人是之。一人非之。不顧也。史册所未有。卽其所由來者。亦淺。文教之興。當不在此。以明府之至意。凡有

裨於教澤者。無不稔慮。卽此事之無考據。亦所素知。而尙在徘徊顧慮者。卽非今之急務也。黑水河之開。乾隆十九年。總督襄勤伯鄂公實親履勘行。其事後竟未就。三十三年。前明府韓理堂先生欲踵行之。會稟於總督大學士高公。公舊爲上河藩司。曾親與開河者。至是許爲奏請。會先生罷官。事遂寢。其地里高下。丈尺工程。開河之始末。具載所著圖記。前蒙問興革之大端。某亦偶言之。而不料垂注已久。蓋聞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此在明府自審之而已。不敢尼也。不能贊也。某愚拙株守於世事。一無所通曉。願有賢人君子。則心慕之。苟以千百中不一見之人。千百不一見之人之意。而不克副。爲可惜也。謹竭芻蕘。不得一當。惟所裁擇焉。

戴震與方希原書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觀其非藝歟。夫以藝爲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旣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

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懸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趙希璜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李靖爲布衣時。謁楊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時。足下不宜倨見國士。越公改容謝之。足下銜天子命。遠守邊圉。川陝教匪。日有窺伺。豫東之意。正足下延攬國士之秋。講求武備。因材器使。茲莅豫將屆兩月。未審謀略之士。爲誰。技勇之夫。爲誰。想足下鴻才大略。布置周詳。必有以上慰宸衷者。希璜待罪中州。十有一載。目擊時艱。心神慘怛。不忍不向足下詳言之。一曰。邊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鄧州。浙川。內鄉。盧氏。四州縣耳。其餘次要之區。亦不過四五合一州一縣之民。足以扼其要害。卽慎選一州一縣之官。足以得其要

領夫守令親民。下情易於上達。今賊曰官逼民反。民則曰兵甚於賊。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使民不反。兵既更甚於賊。是制賊無需乎兵。則不如仍寓兵於農。慎選守令。堅壁清野。各守一州一縣之足以制賊也。然獻堅壁清野之說者。類皆迂闊不經。無裨實用。則所謂壁者非壁。何可言堅。既無堅壁。何可清野。夫所謂壁者。卽以一州一縣之城池而論也。一州一縣之城池。卽豫東九十餘州縣之扼要也。一曰江防宜嚴密也。夫十圍五攻。志載之矣。今以少制衆。所恃者江防。江鄉勇類皆游手烏合之衆。緩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鄉勇於無事之時。運石運土。凡可偷渡之處。多築甬道。既足以自衛。亦足以拒賊人窺伺。所謂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勞也。一曰糧儲宜預畫也。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以萬人之食。每月不過三千石。萬人之餉。每月不過三萬兩。誠能於鄧浙內盧四州縣。各儲糧六千石。銀三萬兩。以備不虞。賊至則堅壁守之。俾野無可掠。賊懈則悉萬人敵之。使退無可據。不出旬月。勢必解散。其餘次要州縣。半其儲蓄。以待轉運。斯無遠輸之煩。而收賤買之效矣。若夫靈機制勝。變化因心。縱反間者善用亡命。養壯士者不惜重賞。是固足下思之爛熟者也。

韓夢周與閻阜寧

又作山中客矣。拙者伎倆。但解陞伏。直屬可鄙。但心中無事。夢魂常清。此則少有佳趣耳。位者非己所得。專時者難得而易失。一日居官。則竭一日之心。要術無多。但於足下所謂誠者。勉之又勉耳。愛百姓如赤子。防胥吏如鬼蜮。無要譽於流俗。無假意於左右。勿取人以言色。必求其實。勿任情爲喜怒。必得其當。外

揆之人。內返之心。可對君上。可質鬼神。則表裏洞達。而誠之德充矣。又勤敏之中。當寓節宣之意。急要務。略細微。戒冗語。省閒氣。勞而不疲。乃可任劇。不然。叢迫無節。必至煩惱。煩惱不已。遂成躁率。既有傷於性情。必有害於公事。特忙中不察耳。大抵事變無常。以誠爲主宰。以從容爲節度。以安定爲統攝。其中高下輕重。隨時可以權衡矣。執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於流。氣勇者必拗。心雜者多爲人所乘。既欲自立。而不知取法古人。徒求勝庸流。此則五十步百步之說。非賢者所願居也。

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

去年九月。友人自金陵歸。持到手書。卽日詢知尊體安善。冬春來。伏維動止萬福。書中過蒙獎進。且喜且慚。展讀所賜文集。心目開滌。見所未見。淡而旨。臞而豐。信乎古之文。非今之文也。來諭謂歸熙甫能於北宋諸賢外。自開徑路。故數百年獨推之。此卽熙甫所謂自得者也。古今爲文章者。雖遞相師法。要其所得。必有出於師法之外。其始也。常取道於一家。以正其趨。其繼也。必推類於諸家。以盡其變。久之則渾然融化矣。士元質鈍才朽。從事於此三十餘年。而無所成。自頃讀史記漢書稍熟。而取昌黎集詳讀之。乃於其間時有得焉。蓋退之所取者至博。而其大要則有二端。議論宗孟子。敘事法馬遷。皆遺其貌而直取其神。他書出入漁獵。無不就範。此退之之所自得也。宋以來文家。大率學韓。歐陽永叔曾子固尤學韓之善者。本朝方靈皋先生。持論甚嚴。於左馬之外。獨取韓子。雖班固亦多駁議。觀其推究利病。洵近世之知言者也。然謂退之以下。諸家論爲文。皆不列班固。見爲不足取法。則未敢信也。退之言古作者。舉司馬遷劉向揚雄輒及相如。而其爲文。則不用相如之格。顧常采取班氏。兼用其體。豈相如果能勝孟堅耶。退之意。

蓋以孟堅書半用子長。其辭亦子長之亞。言子長足以該之。故不及孟堅。而以相如詞賦之雄類舉之。未嘗以此定優劣也。且當時文士游於退之。爲退之所善者。莫如李習之。習之之文章皆準退之。而與皇甫湜論文。嘗儕班固於左馬之列。美其敘事高簡。豈退之不屑道班氏。而習之顧自有得於孟堅耶。將以亟文退之之論而爲此言也。自退之後。善敘事者。惟永叔熙甫。然亦僅可與孟堅匹耳。豈能過之乎。又況不及永叔熙甫者乎。審是。則學文者固未可輕議孟堅矣。抑又思之。文之難。非知之難。爲之實難。爲之者必有諸其中。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不養古人之所養。而徒學古人之文。庸有當乎。然則知其不可強致而務養之。以俟其自得。知者之事也。士元邇日所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得再賜書開之。幸甚。

張士元答施北研書

惠書詳覽詞意。實深感愧。僕自二十五歲居憂。暫輟舉子業。觀前賢遺書。始有志於古文辭。取所藏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大家之文。時時讀之。盡去六朝纖麗之辭。不觀。恍然若見屬辭之體要也。其後往來鄉邑。久旅京師。士友間少有言古文者。私自習之。迨屏迹溪山。則更肆力於史漢。歲常不廢。近者讀左氏內外傳。戰國策。益有味。而後信此道下傳。馬班韓歐陽。以至歸熙甫。爲一家親屬也。自桐城望溪先生出世。始知文之正宗。然望溪立格甚嚴。駁議孟堅。未免太過。其論漢書文字。固有識。至駁及霍光傳。則過矣。今孟堅書具在。望溪書亦具在。其敘事之文。果能與孟堅相上下乎。抑有過於孟堅者乎。其間得失。當必有辨。而世之爲文者。乃遂輕去孟堅。則又望溪所不許也。孟堅實未易到。縱有一二痕瘡。亦不害全體之完美。

所以韓歐亦未嘗瑕疵班馬也。舍班而專宗馬，何所不可。然嘗反覆折中，竊謂真知馬必不敢薄班，何也。其文之神理脈絡意度波瀾，固有相會通者也。有天地來，朝野上下人物事故，無地不有，無時不有，其中功德才行氣節，所謂磊磊軒天地者，必不可聽其泯沒無傳。卽賢奸曲直是非，亦賴文士存之筆端，而後此理不晦於天下。然士之心能辨別，筆能通達者寡矣。其書事狀物，能得遷固之義意者益寡矣。然則磊磊軒天地之人，將終泯沒乎。賢奸曲直是非，其混淆而莫辨乎。僕於此有感焉。竊欲舉所見聞述而論之，而才力淺薄，又山野中少聞寡見，無以發其論撰之意。但於讀書考古，應接賓客之時，留心訪問，有所得輒錄在紙上，不求其文求其實，不取其簡取其詳，又從而參酌人言，多方備證，至清暇適意時，遂刪潤成文。蓋孜孜於是者幾四十年，而卒無所發明，亦有事當載而於分不得載，則闕之也。今先生謂拙文於馬班史學，實能得其神髓，可上接二千餘年文派，何敢當也。所言施孺人，係貴族子婦，行僕自少知其高節，故爲作傳。其子履旋，則同里前輩也。履旋久館於外，資以養母，亦未虧於子道。孺人終時，履旋在山左，困甚。其事有難言者，僕傳孺人，自當書孺人事而止，不必論及其子。子有功德可述，則書之以爲母重，否則不具書。此文章之體當然，非有所薄於履旋也。校字煩瀆不安之至，率爾布覆不盡。

吳士模與畢莘農書

別莘農五月，不得音問。渡江來黃沙，撲人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晚投旅店，宿土坑，食麵條，闊二指許。十五日，到壽州，值鎮將治兵，宿店皆爲兵役占。最後得小屋半間，在馬糞堆中，與家頡雲共坐一木櫃，強以紙團塞鼻，四面驢鳴馬嘶，終夜喧擾。吾輩生長江南，食大米飯，明窗淨几，展卷吟誦，真如天上散仙。到此

乃忽墮苦海。見有積年在此中過活者。矍儒不識民生疾苦。真可愧汗。越日至正陽關。渡河凡八里。中流風雨驟至。渡船無席蓋。以扇障首。雨淋漓透袒衣。衣裝臥具盡溼。到岸雨止。若故向旅人作難者。索火熏衣。至夜分不得寐。自此舟行八日。到周家口。悶甚。他亦無苦。入蔡署。官衙蕭寂。課章句外。啖飯而已。今歲麥大豐。百錢二斗。水果視南產者尤佳。蘋果白桃。碗大者一二文。大可啖。盛夏亦不甚熱。正午稍似家中。五月初天氣。到晚放脚牀上。涼氣侵人。終夜被盡裝棉。耳畔絕少蚊蚋營營聲。往往睡至日高起。一日望松間明月。便似乍見故人。行坐對之。不欲寐。憶大謝夜宿石門詩。曼聲歌之。召諸生來聯句。一小者作無客不思家一語。坐中嘿無言者久之。自此每見松梢影落窗上三尺許。便如坐桐陰書屋時也。此間人不解道古。僕亦高閣置之。便如三家村學究。目不識古事者。偶一日董超然來。述北來旅況。有同病者。因縱談詩古文。出舊作相示。大愛賞。談積日夜不倦。恨在家時識此君晚。數日別去。忽忽如有失。僕半年塞嘿。便如死灰復然。提起平生論文衡古心事。急欲見吾莘農。書此如相對晤語也。

吳士模與左仲甫書

別逾一歲。懷企之私。忽忽與日俱積。中秋後。聞足下猝中寒疾。无妄之災。當勿藥有喜矣。久欲修候。而荒廢筆墨。疏慵已甚。又足下處置洋漢一事。於僕心有猜焉。地望較殊。誼不敢以先瀆也。比聞轎車所至。政聲載道。徵諸南北往來。及足下之部民。其信當吾世。而有龔黃卓魯其人。僕得託名於戚友之末。若景星鳳凰之快覩也。幸何如之。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今以往。足下一失足。則人之責望於足下者。且將視貪庸鄙劣之徒更甚矣。抑田畫有言。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敢敬爲足下誦之。往在

江甯見足下與景喬書。頗以窘乏爲念。居官貧是好消息。居官患貧。又是不好消息也。足下何渠至是。特恐左右者有以窺足下之閒。而稍中以不患貧之策耳。黃山爲足下覓金石三例不得。僕因以所藏者致之。諒已入鄴架矣。政事之暇。不廢參稽。想見著作之勤也。夫文章緣飾吏治。儒生所以異於俗吏者。庶其在此。然在足下今日。則力有所可惜。心有所不必分。必視民事如家事。定其規模。而以實心實力。一一致之於民。士生斯世。學當求爲有用。如粟可療飢。如藥可愈疾。而無過飽。無誤投焉。斯不負生平耳。如僕之卑賤。尙不當以文士名。況足下乎。又聞印山諸子。多舉遠佞相告。署中亦有緣此介介者。是言也。夫子且以告顏子矣。豈其有所指而云然。且足下所當遠者。豈徒曰佞。然就佞而言。亦願足下終勿以爲易也。景喬書中。足下索僕鬪藝甚急。且有過當之言。僕文正用荆川法。而出以逾健。及閱中式文。乃知有大謬不然者。僕無意於此久矣。靈府閒幸不爲所蹙蹙。邇來惟深悔少年精力用錯。止以文章作一世歸宿耳。忽忽百年。寥寥千載。士所自命者當何如也。感足下能作良吏。亟欲以迂闊之言自通。遂不暇作世俗稱揚好語。信筆抒寫。傾吐不倫。亦欲足下知故人向往之意不薄。而轉有以規僕耳。不宣。

吳士模與董超然書

僕與足下居同里閭。積十餘年不相識。自足下來蔡。一見輒歡甚。相與語。窮日夜不厭。莊周云。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而喜。今則若兄弟親戚之警效於吾側矣。匆匆言別。不盡所懷。僕資性蹇拙。尋常見富貴人。落落不能一語。於世所號稱名士。亦素不樂與之接。自以年少學淺。一習酬應常態。足散吾肫朴之氣。又以其人既有聲譽。欲援而與之交。則更嫌於標榜附和。而有所不屑。然其間有一言一行之當於吾心者。未

嘗不心折之。卒亦不敢以此因端而求合也。故自一二素交外。維以古人爲師。晨夕相對者幾二十年。猶未有得。乃今得吾超然。僕自今可以得良友之助。而不終於孤陋寡聞也已。足下遇人不設城府。論古今事多當。所作古今體詩。風骨高騫。都無世俗人語言意思。長年奔走四方。困無所遇。猶以詩文爲性命。不置口。將毋前日所云騷氣者。吾兩人當不免。騷氣固不可有。然讀書人無騷氣。恐俗氣至矣。足下以爲何如。邇來不重文士。大率以騷目之。應舉一不當有司意。卽文章不愧古人。終不免寒餓。挾策爲人師。多爲世所輕侮。從事賓幕。則幕中且不屑與齒。甚者覓一齧口地不可得。設使古人復生。當不知作何語。近聞臬司康公觀風吾郡。得吾同姓廷變者。禮重之。爲之續婚。饒封章氏。命僚屬爲成禮。此真古道不可概見。或嗤以爲騷。或詫爲廷變奇遇者。想古人此等事。何足掛齒。今人不見古事。動生臆說。真可笑也。然舉世賤士。則士當自貴耳。承述徐公爲人。令我神往。願彼官也。僕士也。古之交友。相賞於形骸之外。卽一爲宰相。一爲布衣。直視之如無有。何容以此介介。然竊緣夙心所在。寧守其拙。而不敢遽以書自通。此亦居下之道也。敢悉布之。不宣。

